借經問心 17

論語之陽貨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七篇《陽貨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尤其今年清明節疫情迅速爆發，在在告訴我們孝道已經破口，要勤於補修，以挽回天意，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共盡孝道，圓滿人倫。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七月四日（壬寅年六月六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1
01 懷寶而迷邦 …… 12
02 諾吾將仕矣 …… 16
03 性近習遠也 …… 20
04 上知與下愚 …… 24
05 割雞用牛刀 …… 28
06 學道則愛人 …… 32
07 吾其為東周 …… 36
08 恭寬信敏惠 …… 40
09 寬容則得眾 …… 44
10 信則人任焉 …… 48
11 勤敏則有功 …… 52
12 惠足以使人 …… 56
13 君子不入也 …… 60
14 吾豈匏瓜也 …… 64
15 好仁不好學 …… 68
16 好知不好學 …… 72
17 好信不好學 …… 76
18 好直不好學 …… 80
19 好勇不好學 …… 84
20 好剛不好學 …… 88
21 多識於草木 …… 92
22 正牆面而立 …… 96

23 玉帛云乎哉 …… 100
24 色厲而內荏 …… 104
25 鄉原德之賊 …… 108
26 道聽而塗說 …… 112
27 無所不至矣 …… 116
28 古民有三疾 …… 120
29 古之狂也肆 …… 124
30 古之矜也廉 …… 128
31 古之愚也直 …… 132
32 巧言令色者 …… 136
33 惡紫之奪朱 …… 140
34 小子何述焉 …… 144
35 孔子辭以疾 …… 148
36 三年不為禮 …… 152
37 君子之居喪 …… 156
38 天下之通喪 …… 160
39 飽食無用心 …… 164
40 君子尚勇乎 …… 168
41 勇無義為盜 …… 172
42 惡稱人之惡 …… 176
43 惡下流訕上 …… 180
44 惡勇而無禮 …… 184
45 惡果敢而窒 …… 188
46 惡徼以為知 …… 192
47 惡不孫為勇 …… 196
48 惡訐以為直 …… 200
49 近之則不孫 …… 204
50 四十而見惡 …… 208

引言

陽貨欲請孔子出仕　孔子知情迴避是實
好從事亟失時非智　歲不我與日月易逝

本篇以「陽貨欲見孔子」為始，想要羅致孔子幫他助陣，夫子設法脫離圈套。接著談到人性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當他帶領學生參觀子游治理的武城，聽到歌舞昇平而感到高興。接著公山弗擾以費畔，孔夫子欲應召前往，子路不悅。在子張問仁時，孔夫子以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於天下即是。孔夫子藉機教導子路「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的道理。接著又教導子路為人的「六言六蔽」；又教導子弟平時要多

學《詩》，因其中有很多知識與智慧值得學習；並告訴兒子伯魚要學習《周南》、《召南》，以免於面牆而立。

孔夫子教導子弟禮樂真正的涵義，並非只是表現在玉帛與鐘鼓而已；還要認清色厲而內荏的小人行為；了解鄉愿的為人，乃是德之賊也；還有道聽塗說的人，是德之棄也；並要認清鄙夫的同僚，常有患得患失的現象；還說明古今的狂、矜、愚的人格大不同，要仔細看清楚；又再次強調「巧言令色鮮矣仁」；並表達自己的厭惡：「惡紫之奪朱者，惡鄭聲之亂雅樂者，惡利口之覆邦國者。」

子貢對於夫子說「予欲無言」感到茫然，夫子卻說天不曾有言，四時百物仍然正常運作。接著對孺悲的求見辭以疾，然後等他離開時，卻取瑟而歌來教導他。對於宰我不守父母三年之喪的理論提出糾

正，並說明理由。提醒子弟總不能吃飽飯閒著無事，應該善用時間學習。對於子路所問：「君子尚勇乎？」答以「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接著回答子貢所問：「君子亦有惡乎？」以四項具體回答，並反問子貢「亦有惡乎」？子貢以三項厭惡回答。孔夫子又說明女人與小人難以對待的原因，最後還提醒我們：「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本篇共有二十六章，將分成五十道題，一一論述於後。

本篇人物簡介

★公山弗擾

姓公山名不狃，字子洩。春秋時魯國季氏的家臣，曾為費邑宰。與陽貨勾結，將在蒲城設享禮，招待季氏而殺之，桓子知其謀，以計得脫。孔夫子在魯國執政時，推行墮三都政策，公山不狃與叔孫輒被迫造反，攻魯都曲阜，被孔夫子擊敗，公山不狃逃到齊國，後逃到吳國。

★佛肸（讀畢系）

春秋末年晉國的大夫，晉大夫范氏、中行氏的家臣，為中牟邑宰。魯哀公五年（西元前490年），晉國正卿趙簡子攻打范中行時，肸即據中牟叛亂，並使人召請孔夫子。

★孺悲

春秋末年魯國人，是孔夫子的學生，曾奉魯哀公之命，向孔夫子學禮，因態度驕慢，夫子有對其不屑教誨的意思。

01 懷寶而迷邦

【原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陽貨欲見孔子不見　歸孔子豚逼孔子出現
遇於途中與孔子言　懷寶迷邦失仁明顯

陽貨想要召見孔夫子，孔夫子不願意見他，就贈送孔夫子一隻小豬。孔夫子趁他不在的時候，前往拜謝，卻在途中相遇。陽貨對孔夫子說：「過來！我要和你談談。」接著說：「身懷寶貴的才德，卻坐視國家迷亂而不救，這樣可以說是有仁德的人嗎？」孔夫子回答說：

「不可以。」

陽貨，姓陽，名虎，字貨，春秋末期魯國人，是季孫氏的家臣。魯國傳到昭公時，朝政已經被季孫、孟孫、叔孫三氏所操控。這三家各為自己的利益盤算，時分時合。然而昭公不自量力，於昭公二十五年（西元前517年），因不滿季氏的專權，興兵討伐，而孟孫、叔孫倍感威脅，深怕季氏被消滅，必遭各個擊破，於是三氏聯合驅逐昭公，迫使離開魯國而奔往齊國，再逃奔晉國，魯國的政事由季氏掌理。陽貨當時是季氏的家臣，在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季桓子繼承之後，陽貨已經掌握季氏的實權，變得更為跋扈，先是囚禁季桓子的兩個兒子，接著挾持季桓子而僭位專權，甚至一度使魯定公、三桓和一些在位的貴族，與他結盟誓約，可說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此時孔夫子大約四十七歲，對於當時混亂的政局，感到痛心疾首而無奈，於是斷絕當官的念頭，全心全力研究古代的經典，以及教育

學生，希望有朝一日，能為社會的安定，付出一點心力。當時孔夫子在社會上頗有名望，又積極栽培許多菁英的弟子，成為當時諸侯爭相羅致的對象。陽虎心中早有叛意，對於孔夫子不當官，但其聲望卻一天比一天隆盛，因而感到寢食不安，於是想盡辦法，要孔夫子加入他的團隊，為他效勞。他三番兩次派人和孔夫子接洽，但孔夫子始終不願意見他，而且態度十分堅決，使他更感到不安。最後他想到一個好辦法，差人打聽孔夫子的舉動，趁孔夫子不在家的時候，很快地送去一隻肥蒸豬。按照當時的禮法，凡是大夫送禮物給士人，士人必須在家親自接受，如果恰巧不在，那麼在回家知道後，必須隨即到大夫門下去拜謝，因此才有此章的記載。

孔夫子當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只有想辦法推託，以免無法幫助他，為國家社會做出良好的貢獻，卻做出了違反道理，違反他安邦定國的心意。如果順合陽貨的心意，必然成為國家的叛徒，敗壞社會秩序的幫凶，這是聖如孔夫子所不為的。果不其然，在魯定公八年（西

元前502年），陽貨糾合三桓部分家臣，計謀除去三桓勢力。由於謀殺季桓子沒有成功，逃入灌（今山東省寧陽北），據守陽關作為叛變基地。次年，三桓討伐陽關，陽貨又逃奔齊國，隨即經過宋國，逃往晉國，成為趙簡子的謀臣。當時孔夫子知道此事之後，認為趙簡子將要出亂子了，可見孔夫子對於陽貨的惡性了解之深。

交友當交益友，莫交損友；親近當近賢者，莫近不肖者；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內自省；學道當學正道，莫學歪魔邪道。誠如子夏在《論語・子張篇》所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修道當依正道，必須自覺自醒自悟，明理實修才是正途，觀世音菩薩以《自悟》一文來提醒我們：

學道當在自悟，

薄滋味，可以養神；息瞋恨，可以養氣；

受屈辱低下，可以養德；收心迴光淡泊，可以養道。

02 諾吾將仕矣

【原文】「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事失時可謂知乎　日月逝矣不可糊塗
陽貨趁機逼問孔子　夫子回答為仕將出

陽貨又問說：「喜好從事於國家政事，卻常常失去機會，如此可稱為明智之舉嗎？」孔夫子回答說：「不可以。」陽貨接著說：「歲月很快就流逝了，時間是不會等待我們的。」孔夫子回答說：「我知道了，我將出來從政服務人群。」

深思熟慮，慎重其事，才是成功的最佳保證。病急亂投醫，飛

蛾撲燈式的作為，無非是自取敗壞滅亡之道，並非是有智慧者的抉擇。自古以來，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這才是明智之舉，否則覆巢之下無完卵。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任用，就能夠依正道行事；如果不被任用，也能夠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夠做得到。」子路說：「如果老師要率領三軍，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說：「那些靠空拳與老虎搏鬥，靠徒步要涉過大河，卻死而也不後悔的人，我是不會與他共事的。我所要共事的，必定是處理事情要能夠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要做好一件事情，事先必須做好考慮與準備，才不至於因決定錯誤而後悔。

小人做事只為一己之私利，不但不為公益著想，還會因私而廢公。季氏背叛魯君而取得政權，陽貨為季氏的家臣，想借著叛變而取得政權，可謂上樑不正則下樑歪。然而陽貨如此的小人，卻以君子的道理來說服孔夫子，想要引誘孔夫子來為他效勞，聖明睿智的孔夫子

怎會不知道，上當而去為他效勞呢？小人滿腦子的思想，都是要如何爭權奪利以滿足自己的慾望，從來不擇手段做出結黨營私的事情，卻臉不紅氣不喘，可謂不知廉恥是何物？君子一心為公為大眾而服務，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一切為國為民，一點沒有私心。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然而所要求的完備，並非是德能的完備，而是拍馬諂媚吹噓的功夫，只要能順合主意，就是沒有能力也沒關係，因而如此的結合，最後不失敗的，還真是難見。

以陽貨當時的權勢，紅極一時，只要孔夫子答應幫助他，必然也能夠成為權貴，能夠呼風喚雨當然不在話下，這般的誘惑只能動搖一般凡人的心，怎可能撼動孔夫子如此具有聖德者呢？孔夫子的品德當如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篇》所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們從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自述所說：「我平時吃粗糧、喝清水，彎曲手臂當枕頭，樂趣就在其中了。對於不合道義的富貴，對於我來說，有如天上的浮雲一般。」平淡的生活，以顯出一個人的心志。孔夫子又在《論語•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為了大道能推行於人間，寧願自己生活苦一些，這就是聖人的心願。

一個人的涵養，關係著一個人的品德；一個人的生活態度，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涵養。濟公活佛以《涵養》之文來鼓勵我們修道：

德修，涵養，以變化氣質；
品立，涵養，以提高人格；
道化，涵養，以完成事功；
義培，涵養，以光輝人性；
仁溥，涵養，以成全眾生。

03 性近習遠也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夫子說本性相近　人人必須與性相親
沾染習性與性漸遠　平時自修必須嚴謹

孔夫子說：「人的本性是很相近的，由於沾染人間的習性而相去日遠。」

《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惠能大師在《壇經》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釋迦牟尼佛在《華嚴經》說：「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世人的本性一切與自然相契合而沒有分別，是以能順著自然的大道而無憂無慮，自從來到人間

沾染了貪嗔癡慢疑等習氣之後，開始起了煩惱、分別、計較、嫉妒、惡毒⋯等等不該有的妄心，從此不再自由自在瀟灑自如。這是由於人心離開道心愈來愈遠的緣故，於是沉淪於無盡的輪迴而難以出離，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害。孔夫子在此章告訴我們，本性與習性的不同，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人心很容易被物慾蒙蔽，難以保其安寧，是以很危險；純樸理性的道心，受到物慾的覆蓋，是以非常微弱。為何人心會危險呢？由於人心過於熾盛，道心因此而受到紛擾；為何道心會微弱呢？由於至善的道心亡失，最後造成人心受到物慾所蒙蔽，因而亡失了道心。所以平時對於人心，要督促使其自我修持、自我反省，不可讓它任意向外奔馳；想要道心不懈怠、不荒廢，就必須時時加以充實累積。但很無可奈何的是，雖然學習正道的人很多，然而真正知道的人卻是很少。大部分人所說的真道，並不是我所說的真道。那些人只是仰慕真道的名稱，卻迷昧了真

道真實的一面，以這種方式來學習真道，不會背道而馳的人，到底有幾個人呢？噫！真道就在眼前，世人自己不知道求取而已。衡量其原因，只是以人心用事，使得道心沒有實權參與而失落了。」世人大多不知道什麼是人心？什麼是道心？因此遇到事情時，慌成一團，導致是非不分，所以處事難以合理而有圓滿的成果。最可怕的是，不自我覺醒，還自以為是，與人爭論，自誤誤人，致使永世難以脫離輪迴。

孔夫子在《中庸》說：「大道沒有遠離人，是由於世人不明白大道，致使遠離了大道，於是我們就很難行於大道之上。《詩經・豳風・伐柯篇》說：『削木製作新的斧柄，拿著舊的斧柄，在眼前對照，就不會失去準則了。』拿著舊斧柄作為樣品，去作新的斧柄，如果稍微看走眼了，也很容易與原斧柄大不相同。所以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過向善就可以了。能推行忠恕之道，離大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意做的事情，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大道就在我們的身上，只是我們平時有沒有去覺知，好好理解

與善用，那就是我們這一顆良心。

濟公活佛經常勉勵我們，修道要修心，就是要找回這一顆本具的佛心，現在又提供一篇《佛心佛行》，給我們在修道時作參考：

佛之心，佛之行，問問徒兒否明情；佛之心，佛之行，能行之者解幽冥；
佛之心，佛之行，圓滿報身樂盈盈；佛之心，佛之行，溫暖人心化寒冰；
佛之心，佛之行，破解邪惡復善萌；佛之心，佛之行，佛心抱持戰兢兢；
佛之心，佛之行，人人得之福慧迎；佛之心，佛之行，長養浩然培天聽；
佛之心，佛之行，點亮心燈照長恆；佛之心，佛之行，得而勿失拳服膺；
佛之心，佛之行，動心忍性復叮嚀；佛之心，佛之行，抱行之者聖賢登；
佛之心，佛之行，永矢弗諼展良能；佛之心，佛之行，濟公之徒有志成；
佛之心，佛之行，由爾行道智慧增。

04 上知與下愚

【原文】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夫子說唯獨上智　確信真理自我安置
下愚之人個性不移　由於愚癡產生固執

孔夫子說：「唯有上等的智慧者，以及下等的愚癡者，不容易改變。」

上等智慧的人明理，不會受到外境的誘惑而隨意改變；下等智慧的人，不明白事理卻很固執，不聽人勸，自以為是，也不容易改變。世人的智慧，從大道剛出生時是一樣，不曾有任何的分別，只因來到人間時間久了，離大道本源遠了，從正法演變到了末法，本為具足的般若智慧，被妄想執著的習性漸漸掩蓋，出現智愚不等的情況，是以

惠能大師在《壇經》說：「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太上老君則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孔夫子在此章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智慧不等，做法各異，結果不同，明理之人，當要深入了解，以為修己內化的參考。

平等與智慧，是大道具有的本質，由於來到人間，不知道善用與保有，隨著應事而漸漸消失，當被習性慾望覆蓋本性的功能，從此失去回歸本位的能力，因而諸天神聖諸佛菩薩憐憫靈性的沉淪受苦，因而到處代天宣化，告訴我們回天歸位的方法，所以留下大量的經典，針對有緣人給與啟發。告訴我們大道從無變有，因而世人迷於有的情況，並且引導要如何解開對有的執著而回歸於無。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六章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當大道從無極而太極，從太極生兩儀之後，事理便從絕對變成了相對，並從此演化成眾多的現象，此時要修回大道的本源，必須理解這些情況而善用之，才能夠獲得美好的結果。運作的方法，當想要閉合，必先使其張開；想要弱化，必先將其加強；想要廢除，必先使其興旺；想要奪取，必須先要給與。這就是所謂的微明，能從微妙處認明道理下手，才能夠產生妙用。由此可知道，柔弱能勝過剛強的原因。魚本是生活於水淵之處，當脫離此處必生危險；國家的利器，不可以讓人知道，否則就會有毀滅的危險。人的才華鋒芒畢露，也會給自己帶來危害。修道修心，在生活中默默進行，不要吹噓，不必爭論，不可炫耀，務必超越對立，才得以回歸大道的本源。

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說：「大道反覆循環，展現生生不息

的現象，這是大道妙動所產生，在柔弱微妙中成就萬物。天下間萬物的產生，都是以有形質呈現，然而有形質的萬物，都是從無形質的大道所生化。」修道士當明白此理，才得以藉假修真。絕對不可執著於形相修道，那最多也只能得到福報，不能夠轉識成智，也無法達到究竟涅槃而徹底脫離輪迴，濟公活佛則以《轉念》一文來指導我們：

世間凡人追求名利，
修道人追求解脫，會是有求有失。
心有貪求，內心有對待，產生分別心。
分別心，是生死輪迴的種子。
天堂不是在上面造就，或百年之後才能去，
是在當下你是否能夠「轉念」。
為眾生著想，捨己為眾，天堂即現。

05 割雞用牛刀

【原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之武城聞弦歌聲　夫子聽到莞爾笑稱
殺雞何必動用牛刀　如此比喻治理有成

孔夫子到武城去，聽到彈琴瑟唱詩歌的聲音，孔夫子會心微笑地說：「殺雞何必動用牛刀呢？」

孔夫子一生提倡學習聖王以禮樂治國，教導學生治理政事，當學聖王，才得以使百姓過著安樂的日子。此章主角子游，本姓言，名偃，字子游，春秋末年（約西元前506年）生於吳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五歲，為孔門十哲之一，與子夏同列於文學科，以其年紀及才

能，在當時可稱為青年才俊。他秉承孔夫子的教誨，注重禮樂教化，相傳《禮記・禮運大同篇》的緒言，即是言偃所撰，其文為：「昔者仲尼與於蠟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子游在二十幾歲時，就擔任武城（魯邑，在今山東省費縣西南）的邑宰，當時孔夫子已經七十歲左右了，有一天帶著一群學生到武城去看他。當進入武城的轄區時，到處可聽到彈琴唱歌的聲音，心中感到特別愉快，於是面帶微笑地跟子游說：「殺一隻小雞，何必動用宰牛的大刀呢？」子游聽了之後，回答說：「從前我曾經聽老師說：『在位的執政者，如果學會了禮樂，就能夠涵養仁心，愛護體恤百姓；百姓如果學會了禮樂，性情就能夠和順，明白道理，而且樂意配合政策，接受使喚。』我正是遵循老師的教導，提倡以禮樂教化啊！」孔夫子隨即對於隨行的同學說：「各位同學，言偃說得很對，剛才我所說的那句話，不

過是和他開玩笑罷了。」文中「殺雞焉用牛刀」正是此言的出處，比喻大才小用。禮樂是用來治理國家政事用的，如今子游卻用來治理武城，就如同殺雞使用牛刀。同時也是在說明子游的才華足以治理一個國家，如今卻只當了武城的邑宰，可說是大才小用。

依據《論語・雍也篇》記載，子游擔任武城邑宰，孔夫子帶著一群同學來看他，同時很關心他的行政工作，於是問子游說：「你在武城任職，有獲得一些人才嗎？」子游回答說：「有一位叫澹臺滅明的人，為人正大光明，從來不走旁門左道。平時不是為了公事，從來不到我的辦公室來。」這位澹臺滅明，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魯國武城人，小孔夫子三十九歲，後來經過子游的推介，也成為夫子的學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游能在武城邑治理得如此的成功，必然在平時做好紮根的準備工作，有如能舉用像澹臺滅明這樣光明正大的幹部。最重要的是，能在孔夫子的教誨下，自己能夠盡心學習，努力去體悟。依據《論語・里仁篇》記載：子游說：「對於君王的勸諫，如果

過於急切，容易招來侮辱；對於朋友的勸告，如果過於急切，就會越來越疏遠。」勸諫得宜是真才能。

孔夫子在《論語・憲問篇》說：「孟公綽如果當趙國、魏國這樣大國的上卿，其才能是足足有餘的。卻不可以擔當如滕國、薛國這樣小國的大夫。」可見大才小用，是一種浪費，以子游的才華可以治國，卻只擔任邑宰，雖然是牛刀小試，但如果時間太長，在有生之年沒有機會能為更廣大的人們服務，其實也是國家的損失。然而小才大用，看似給機會磨練，但也不可以拿百姓的生命生活開玩笑，為了一己之私而偏袒沒有能力的人，用空降的方式去擔任非他的能力可勝任的職位，其實是一種傷害國家制度，破壞社會和諧的禍害。因此身為一位領導者，要為百姓的幸福，國家的安定，找來適當的人才，在適當的職位，使其發揮為國為民服務的長才才是。

06 學道則愛人

【原文】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偃聞夫子君子學道　愛護百姓能夠周到
小人學道容易使喚　孔子讚稱偃言真好

子游回答說：「以前我曾聽老師說：『領導者學習禮樂之道，就會愛護百姓；百姓學習禮樂之道，就容易使喚。』」孔夫子說：「各位同學，言偃（子游）說得很好，我剛才是跟他開玩笑的。」

孔夫子的學生當中，大部分來自於山東和北方，在七十二賢當中，子游是唯一的南方人，可說是一位較為特殊的人物。由於當時的

交通條件不好，要從南方翻山越嶺來到曲阜求學，實屬不容易，如果沒有相當的毅力是無法做到的，後來孔夫子的學說能在南方傳播，子游可說是非常關鍵性的人物。在當時孔門七十二弟子當中，以子游的天分最高，最富有理想色彩，堪稱才子。雖然與子夏同列為十哲中的文學科，但他們的特長卻不一樣。子夏是對《詩經》、《尚書》、《易經》等古代文獻有濃厚的興趣；然而子游擅長的是禮儀和音樂，尤其是對儒家特別重視的喪禮有著深遠的造詣。

由於子游的天分高，所以對於人事物的要求也比較嚴謹，因而在《論語・子張篇》記載著他對子夏與子張的評論。一則是：子游說：「子夏的學生對於灑水、掃地、應對、進退等禮儀還可以，這只是小細節而已，但根本的道理就沒能學到了，這怎麼辦呢？」子夏聽到之後說：「噫！言游（子游）說錯了，要學習君子之道，何種功課先傳授？何種功課後傳授？以草木的種植來做比喻，是各有不同的類別，君子之道怎可妄加教導呢？至於有始有終，那只有聖人才能做得到

吧！」另一則是：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真是難能可貴，只是尚未能夠篤行正道而已。」

大道充滿在生活中，不曾離開我們，只因世人未能理解，不知善用，因而離正道愈來愈遠，社會愈來愈亂，生活愈來愈困苦，如果不知道檢討改善，而只會怨天尤人，命運是不能改變的，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當世人不明白大道運行的理路，不明白大道的妙理及其運行的方式，那要如何去修道呢？大道的理路要弄清楚，才能夠按照正道去修行，否則容易偏離正道而走向邪道，因而誤入歧途。在此子游把過去曾經聽到孔夫子所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提出來，以作為他推行禮樂治政之道的有力證據。

來到人間，最重要是找回自己的本性以回歸正道，因而平時要以大公無私的觀念，去經營自己的生活，安頓自己的身心。修道並非是宗教專利，只是宗教用來提醒想要借修道回歸本位者。因此修道是要

每個人修正自己的言行舉止，使合於正道，才能夠脫離輪迴的糾纏，使能延長在正道上的壽命。先賢有《延壽而不折福壽》之善文一篇，可提供修道士參考：

你能真心誠意必能延壽，你能敬畏天地必能延壽；

你能忠孝節義必能延壽，你能推恩佈德必能延壽；

你能尊師重道必能延壽，你能愛惜萬物必能延壽；

你能盡心修辦必能延壽，你能天心無怨必能延壽。

你若褻瀆神明必折福壽，你若欺師滅祖必折福壽；

你若陽奉陰違必折福壽，你若好大喜功必折福壽；

你若巧言令色必折福壽，你若藉道揚名必折福壽；

你若執著名相必折福壽，你若不行正道必折福壽。

07 吾其為東周

【原文】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據費叛亂　孔子欲往子路不歡
何必要往公山從政　夫子要用禮樂去管

公山弗擾以費邑當根據地，背叛季氏，召請孔夫子協助他。孔夫子準備前往，子路很不高興的說：「沒有地方去從政就算了吧，何必要到公山氏那裡去從政呢？」孔夫子說：「那召請我的人，難道不經過思考嗎？如果有任用我的，我將使周公的禮樂制度能夠重現於東方。」

公山弗擾，姓公山，名弗擾，《左傳》稱不狃，字子洩，春秋時期魯國人，與陽虎都是季氏的家臣。曾經與陽虎等人一起操辦季平子的喪事，受到季桓子的器重，於魯定公五年（西元前505年）派他擔任季孫氏的私邑－費邑當邑宰。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即魯定公八年（西元前502年），就與季桓子產生矛盾，已經到了非常激烈的地步。公山不狃聯合陽虎一起反對季氏，並且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使計得以逃脫，並擊退了陽虎，陽虎兵敗逃往齊國。公山弗擾仍以費宰的身份盤踞在費邑。公山弗擾想要有所作為，便派人請孔夫子前來輔助。孔夫子當時已經五十歲了，他的政治理想，想要推行東周的禮樂制度，使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機會施展，公山弗擾的邀請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願意前往輔助。

子路是一個直性的人，聽到老師居然想去幫助叛臣公山弗擾，於是很不高興地直接問老師說：「難道沒有地方可以去了嗎？何必要到公山弗擾那裡呢？」孔夫子說：「那個召請我的人，難道不經過思

考嗎？如果有任用我的，我將使周公的禮樂制度能夠重現於東方。」其實孔夫子一生從政的目的，在於推展大道於天下，只要有機會為百姓服務，從來不曾放棄。我們可以從《論語・學而篇》的記載，看出孔夫子的心願：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從政的動機不同，當然所作所為也不同，結果自然也不同。然而孔夫子最終還是沒有去，子路所說也不無道理。

過了四年，孔夫子成為魯國的大司寇，並兼任相國，也就是代理季桓子處理國政，開始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隳三都」。所謂的三都，是指季氏的費邑、叔孫氏的郈邑、孟孫氏的成邑。要將他們的城牆撤毀，以免他們據城反叛。孔夫子隳三都的目的，是抑私家、強公室。叔孫氏、季孫氏此時已吃盡邑宰叛亂的苦頭，也支持孔夫子的這一主張，郈邑被順利拆毀。當要拆費邑時，

卻遭到公山弗擾頑強的抵抗。當季氏率領大軍前來支援時，公山弗擾則帶領費人避實就虛，直搗魯國都城曲阜。身為大司寇的孔夫子，沉著冷靜，率兵反擊，公山弗擾逃往齊國，費邑終於被拆毀。

歷史的教訓，不合時宜就必須改善。修道也是如此，不合正道就必須修改。關聖帝君的《現今修道人》之文，正是對現今修道士的建議：

現今修道人，講道不修道，言行不合道，著相忘內觀；
佛規顛倒顛，虛圖作表面，渡人不成全。
修道要以什麼為主？修道就是要以修心辦道為主。
什麼事誤不得？性命事，誤不得；
什麼路走不得？後悔路，走不得；
什麼虧吃不得？口過虧，吃不得；
什麼話說不得？考人話，說不得；
什麼事皆能忘，愿立事，不能忘。

08 恭寬信敏惠

【原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子張問子有關仁道　能行五者仁德不少
孔子說恭寬信敏惠　待人恭敬侮辱不擾

子張向孔夫子請教為仁之道，孔夫子回答說：「能夠實行五種德行於天下，就可稱為仁了。」子張接著問說：「請問是哪五種德行呢？」孔夫子說：這五種德行就是：恭敬、寬容、信實、勤敏、恩惠。待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因善於鼓琴，在《孟子》、《左

傳》皆稱為琴張。春秋末年（約西元前503年）生於陳國陽城（今河南省淮陽），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八歲。在孔門的弟子當中，子張的氣象獨稱闊大，度量特別寬宏，與子夏、子游等堪稱孔門中的後起之秀，孟子稱讚他們，各具有聖人一面的德能。子張是一個才高志遠，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說「師也過」，說其言行過於誇耀。當他在《論語・為政篇》請教孔夫子，要怎樣才能獲得官職時，孔夫子針對他的缺失，藉此機會來提醒教育他，於是對他說：「平時要博學多聞以充實自己，如果有疑問就暫時擱置，等到適當的機會再解決，對於其他沒有疑問的事情，也要在語言上多加謹慎，如此就能少招怨尤。平時要博學多聞以豐富自己，對於有所缺陷而感到不安時，可暫時擱置，等到時機成熟再去處理，就很少會後悔。言語上少怨尤，行動上少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

「仁」是大自然中蘊藏的一股巨大能量，能夠通達於大道所生

養的一切，能夠貫穿人事物而不受任何阻礙。自古以來，許多聖賢仙佛都是在尋找大道的根源，在其尋找之初，因為大道無形無象無聲無臭，難以身體的感官去察覺，必須從有形的知識去充實，並在理路上證悟，才得以進入無形的階段。這有形部分的充實，就是要在人道上下功夫，人道以仁義禮智信五常德為基礎，可見仁是五常之首，是帶領我們回歸上天的重要能源，是本性中具足的要素，只要我們在生活中勤加參悟，放下妄想執著的自我觀念，便可除妄顯真而找回本性。在本章中，孔夫子以「恭、寬、信、敏、惠」為喚回仁德的方法，來回答子張的問仁。

孔夫子在《論語》中，對於學生的問仁，施展其因材施教的方法，針對其所需提出補充其仁德的方法，茲列於下，以提供參考：

《雍也篇》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顏淵篇》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衛靈公篇》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所謂「恭則不侮」，乃待人處事能以恭敬謙卑，自然不與人爭長短、論高下，處處尊重人、包容人，他人必然待我以謙恭和諧，自然就不會使用暴戾不雅的言詞行為來侮辱我們。

09 寬容則得眾

【原文】寬則得眾。

孔夫子說寬則得眾　能行正道與民能通
心胸狹隘天地不容　敞開心胸榮辱與共

孔夫子接著說：待人寬容，就能得到眾人的愛戴。

寬容大量的修為，可以讓一個人減少許多的煩惱與障礙，可以增進與人來往的親和力，使人與人事物之間，產生和諧，敦親睦鄰，增加人緣。一位執政者，必須有寬宏的心胸才足以容眾，讓更多有能力的人受到感召而前來效勞，讓執政團隊能更為團結，服務能力更為堅強而有效。所以身為領導者，要能作為民之親、民之君、民之師，如此才能聚合百姓的力量，上下一心，必然能國強民富，社會安定，人

民過著幸福的日子。

《大學》記載：「《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合乎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殷鑑，要保有天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誠守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去了正道，必然失去眾人的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能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能聚集擁護，必然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君王致力於聚斂財貨，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使民心聚會而服從命令。」

寬以待人必須有足夠的心胸以容納眾人，懂得欣賞善用賢能之才，絕不以私心而傲慢於人，嫉妒賢才並拒人於千里之外，否則將導致眾叛親離，身敗名裂，家破人亡。是以《大學》記載：「《尚書‧

周書・秦誓篇》說：「如果有一位大臣，忠厚老實，雖然自己沒有什麼特別才能，但他的心胸寬廣，具有容人的肚量。別人具有才能，就如同自己具有一樣；別人的才德兼備，他能心悅誠服，不只是從口頭表達，還能打從心中讚賞敬仰。如果延攬這種人才來參與治理政事，是足以來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是可以為我們製造福利的。相反的，別人具有才能，他就嫉妒、厭惡；別人的才德兼備，他就想辦法將他壓制排擠，使這些人不能施展能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容納人。如果任用這種人來治理政事，不僅不能夠保護我的子孫和百姓，而且可以說是非常危險的。」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下篇》告訴齊宣王說：「君王能把臣下當成自己的手足，那麼臣下就能夠把君王當成心腹；君王把臣下當作狗馬，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平民；君王把臣下當成土和草，那麼臣下就會把君王當成仇敵。」天道好還，出乎爾必反忽爾，自己用什麼態度待人，人家必然以相同的方法奉還。天道是公平的，對於世人因

果法則的運作，從來不偏差。領導者能愛民如己，施政能夠寬宏大量，百姓必然感恩戴德，帶老攜幼前來歸附，是以孔夫子說「寬則得眾」。

心寬容天地，德大養萬物，聖人君子心存平等，從來沒有分別，時時能夠擁有一顆大公無私的心，經營和諧安樂的生活，不但可以利己，還可以利人。因而要成為一位才德兼備的君子，必須時時充實自己，待人謙恭有禮。觀世音菩薩以下文來勉勵我們：

心如日月無私者賜予吉祥，心存感恩報恩者賜予如意；
心懷忠孝仁義者賜予平安，心發悲願濟世者賜予順利；
心常清靜闊達者賜予靈慧，心有博愛寬容者賜予福瑞；
心性天理慧命者賜予聖任，心抱開荒闡道者賜予令旗；
心志奉獻道場者賜予恆輝，心性圓滿莊嚴者賜予金蓮。

10 信則人任焉

【原文】信則人任焉。

夫子又說信則人任　待人信實其德有仁
與人來往童叟無欺　世人立足信為根本

孔夫子接著說明：既然已經前來歸附，就必要讓他們安定居住下來。

孔夫子又說：做事信實，就能夠獲得他人的信任。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說明了信在人間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誠信，如同車子沒有輗軏，就無法動起來，一切事情就很難進行，最後將會停擺。「信」無論在執政者的領導上，有非常重

要的關鍵，就是個人的修為，也是非常的重要，是以《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在《論語》中「信」字出現三十八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列舉幾則於下：

孔夫子曾在《論語．學而篇》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在《泰伯篇》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又在《顏淵篇》回答子貢問政時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最後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在《衛靈公篇》回答子張問行時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由此可見，孔夫子對於「信」的重視，因而在此題說「信則

人任焉」。

領導者處理政事，必須要取信於人民，讓有才德的人願意前來為他效勞而不辭辛勞，讓人民能夠心服口服跟隨於他而無怨無悔，這是領導者平時的行事風格，已經受到人民的肯定，才有如此情形，這才算是成功的領導。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尊敬賢達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優異傑出的人能當官，那天下的能士都會很高興來到朝中當官。在市場做生意的商人，只要抽取倉儲稅而不徵收貨物稅；或者制定法規以保障其權益，甚至連倉儲稅也不徵收了，那天下的商人，都會很高興而自願將貨物存放在市場上。關口之處只稽查而不徵稅，那麼天下旅遊的人，都會很高興而自願從此道路經過。耕田的農人只須助耕公田而不徵稅，那麼天下的農人，都會很高興而自願其來此地耕作。人民居住的地方，不徵收雇役稅和地稅，那天下的人都會很高興而自願前來成為此國的國民。君王真能實行這五種措施，那鄰國的人民，就會如同仰望他的父母一樣了。」這種愛民如子

的政策，有誰不嚮往呢？真能使人民受益，怎會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呢？

領導者的一切行為，在人民的心目中，都會被嚴格的檢視，才能解開對執政團隊的質疑，經過不斷的印證，最終才得以取得人民的信任。等受到人民的信任後，還能表現謙卑的態度，那人民會更加信服。古德有《謙卑的真諦》一文，能給我們加強謙卑的素養：

唯有真正明理的人才會謙卑，
唯有真正自愛的人才肯謙卑，
唯有真正充實的人才能謙卑，
唯有真正覺悟的人才有謙卑。
期許自己成為豐盈飽滿的稻穗，
千萬不要像那響叮噹的半瓶水。
讓生命活出本有的圓滿，
讓人生得到無窮的自在。

11 勤敏則有功

【原文】敏則有功。

孔子再說敏則有功　做事敏捷成功之種
事事謹慎用心認真　有志之士必能認同

孔夫子再說：做事勤敏，就能夠獲得成功。

所謂的「敏」，盡心盡力去面對人事物，細心觀察其中的細節，並且有效的掌握時機，以最短捷的時間，圓滿完成所遇到的問題，如此才能夠獲得全功。因此平時必須要充實自己的能力，以彌補自己的缺失，並且在處事之前，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包括臨時遇到困難障礙時的應變措施，都必須要周全，否則難以應對無常的人世間所發生的突發狀況。因而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這是在告訴我們，施政者是人，一切的政策能否做得適宜，在於品德才能，因而品德才能必須從修身開始，修身必須先知道身的來源是父母親，父母親的根源來自上天。先將整體的順序結構弄清楚，然後再依據順序一一去運作，這就是「敏」的功夫，能做得好自然有功，是以孔夫子在此說「敏則有功」。

做好「敏」的基本條件，必須要建好基礎，敏的功能自然就會起作用，孔夫子在《中庸》告訴魯哀公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要能學好「敏」的功能，首先要在五達道、三達德建好基礎，這是修身的基本功，先修好身才得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不變的定律。

因此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時提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告訴我們，任何事情事先做好準備，成功的機率就大，這是敏於事則有功的見證。接著說要如何去落實的方法，孔夫子說：「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如此去實踐，才得以獲敏之功。

敏則有功，必先修好自己，找回本性中「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八德，自然敏之功能顯現，濟公活佛在《八德薪傳》一文教導我們：

萬善根源湧泉報本，以孝德傳心燈；
同氣連枝長幼有序，以悌德傳心燈；
無私坦蕩素位盡力，以忠德傳心燈；
明理護道言行相顧，以信德傳心燈；
謙和齋莊篤實誠敬，以禮德傳心燈；
開來繼往正己成人，以義德傳心燈；
清心寡慾掃除三毒，以廉德傳心燈；
覺知省察知過必改，以恥德傳心燈；
八德薪傳綿綿心燈，慧命昌德耀宗。

12 惠足以使人

【原文】惠則足以使人。

夫子且說使人以惠　尊重和諧最為可貴
待人處事克盡仁道　能行五者堪稱智慧

孔夫子接著再說：給人恩惠，就容易使喚人。

以德澤養心性，以食物養色身，使人的身心靈能得到成長，如此恩澤點滴在心頭，從而心生感恩，佩服得五體投地，當然為了回饋，必然願意聽其使喚，內心從不後悔，甚至有士為知己者死而無憾，國家的領導者如果能處處惠澤百姓，百姓必然感恩戴德，順從政令，國泰民安是必然的景象，孔夫子在此則說「惠則足以使人」。

依據《論語・公冶長篇》記載：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孔夫子稱讚鄭相國子產是一位真正的君子，治理鄭國二十多年，使能由弱變強，由窮變富，完全是靠著他的四種德行：第一、品行端莊，謹慎行事，處處以周禮為準繩。第二、對君侯認真負責，並且能夠禮賢下士，集思廣益，使能立於不敗之地。第三、提倡節儉，反對鋪張，治國有方，愛民如子，讓百姓過著安定幸福的日子。第四、推行仁政，珍惜人才物力，凡讓百姓做的事情，一定符合義理。在他的治理下，全國上下一心，團結一致，讓要來侵略的國家，聞風而打消念頭。如此沒有內憂外患，國家富強人民安樂，真正做到惠民，所以百姓對於國家的政策十分配合，才有如此的成績。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統治擁有千輛馬車的國家，其領導者處理事情，要能夠敬重謹慎，而且要能夠取信於百姓；要能夠節省資財及費用，而且要能夠關愛百姓；當徵用民力時，要選用在百姓閒暇的時機。」處處能為百姓著想，使百姓能感受到執政者的用

心，由衷的佩服，能與國家所推行的政策完全配合，國家怎會有不富強的道理。

依據《論語•堯曰篇》記載：有一天，子張問孔夫子說：「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從政呢？」孔夫子說：「要能夠尊重五種美德，摒棄四種惡事，才能夠從事國家的政事。」子張接著問說：「什麼是五種美德？」孔夫子說：「在上位的領導人，要能施恩惠於人民而不浪費，使喚人民卻不招怨恨，推行仁政卻不貪求財位，身心舒泰卻不驕慢，讓人感到敬畏卻不凶猛。」子張又問：「什麼叫做惠而不費？」孔夫子說：「依據人民的需求去利益他們，這不就是有恩惠於人民而不浪費嗎？選擇可以使喚人民的時機去使喚，又有誰會怨恨呢？想要行仁德就可以得仁德，又何必貪求呢？一位領導者不可以因人數的多少、地位的高低而起怠慢之心，這不就是舒泰而不驕慢嗎？領導者平時能夠莊嚴自己的儀容，讓人看到其莊嚴而肅然起敬，這不就是有威嚴而不凶猛嗎？」子張接著又問：「什麼叫做四惡呢？」孔

夫子說：「不先加以教誨，等到犯罪再給與殺戮，這叫虐；不事先告誡，卻只等待看成效，這叫暴；延誤發令的時間，卻要百姓限期完成，這叫賊；財物總要發給人民，在發放時卻百般刁難，這叫做有司。」

身為領導者，當要以身作則，行事必須秉公而去私，一切為人民謀福利，不可為滿足私慾而胡作非為，是以必須放下個人的成見，以大眾的立場去運事，古德有《放下執著》一文，可供大家參考：

沒有自覺，再多的規戒有何用？
沒有自律，再多的規範有何用？
沒有感恩，環境再好有何用？
沒有改變，聽再多的道理有何用？
沒有承擔，領受再高的天職有何用？
沒有人才，身處再好的道場有何用？

13 君子不入也

【原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佛肸召請孔子前往　子路聞知心中恐慌
其身不善君子不入　子之前往佛肸更狂

佛肸召請孔夫子，孔夫子正要前往，子路說：「以前我曾經聽老師說：『親身參與做壞事，有德君子是不會去做的。』佛肸以中牟為根據地，起兵叛變，老師卻要前往相助，這是什麼原因呢？」

對於一件事情的判斷與處理，有其不變的原則性，以及應變的權宜性。孔夫子處理事情的態度，總是能夠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從容中道」，非常切合時宜，正如孟夫子在《孟子‧萬章下篇》所說：「孔夫子離開齊國時，來不及做飯，就帶著洗好的米走；當時要離開魯國時，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祖國的態度。可以快走就快走，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在家閒處就閒處，可以出來當官就當官，這就是孔夫子。」又說：「伯夷是聖人中屬於清高的，伊尹是聖人中屬於負責任的，柳下惠是聖人中屬於隨和的，孔夫子可說是集大成的。所謂的集大成，如同奏樂，先敲金鐘開始，後擊玉磬收尾一樣。先擊金鐘是條理的開始，後擊玉磬是條理的終結。條理的開始，是屬於智慧的事；條理的終結，是屬於完成聖德的事。智慧好比是技巧，聖德好比是力量。如同在百步外射箭，能射到箭靶，是力量所至；能射中靶心，就不是力量所能了。」

從文中孔夫子與子路的對答來看，子路是屬於尊重師訓的子弟，卻不懂得遇到事情靈活運用；孔夫子是懂得就事論事，能夠針對事情靈活運用，這就是聖人與賢人的智慧不同之處。這種爭論，在人間經

常會出現，因知識廣狹不同，智慧的等次不同，在探討事情時，難免有雞同鴨講，難以溝通的情形，甚至於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現象。因此孔夫子必須多費口舌加以說明清楚，否則將會爭論不已。佛肸的叛變，照理講孔夫子就禮樂治國來說，應該加以批判討伐，卻要應召前往輔助，讓子路一頭霧水。

佛肸（讀畢系），春秋時晉國大夫趙簡子的家臣，當中牟的邑宰，卻因事背叛趙簡子。佛肸派人來禮請相助，孔夫子為了要實踐禮樂治國的理想，曾多方找機會，想藉此以展長才，以治國安邦，使百姓能過著好日子。然而在春秋時的局勢，實在沒有一個好的環境去實施他的理想，因而只要有機會有人用他，他都會秉承治國安邦的理念去行事，希望藉此能發揮禮樂教化的功能，尤其在對他越不利的環境，越要去試試看，雖然幾次都受到子路的反對，最後也沒有達成願望，但也可以從此處看出，他為國為民的善願。孔夫子曾經在《論語・子路篇》說：「如果有任用我從政，只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有

成就了，如果經過三年，必有大成就。」

孔夫子五十一歲時，魯定公任命孔夫子代理相國之位，孔夫子理政三個月，魯國就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政績，由此可見孔夫子的治政能力，如此下去，魯國的強大指日可待。然而鄰國的齊國卻害怕起來，於是想盡辦法破壞。當時魯國的掌權者季桓子，因嫉妒孔夫子的才能，早就想把他排擠掉，而當時的魯國國君也無雄才大略，被齊國的八十個美女及一百二十匹馬所收買。孔夫子眼看魯國國君被季桓子所控制，沉迷於酒色之中，只好無奈離開魯國，從此魯國一蹶不振。孔夫子也開始周遊列國，尋找機會施展其政治長才，然而時運的不濟，最後也只能返回魯國，整理《詩》、《書》、《易》、〈春秋〉等書，給後人留下寶貴的文化資產，影響後代及世界甚大。雖然孔夫子在春秋時代，各國亂政，人民受苦的時代，未能發揮其能力，救濟百姓的生活於水火之中，然而其一生的歷練，以及所遺留下來的寶貴資料，給後世帶來莫大的幫助。

14 吾豈匏瓜也

【原文】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夫子說真正堅實　磨而不磷些許不失
真正潔白涅而不緇　吾豈匏瓜繫而不食

孔夫子說：「是的，我曾經說過這句話。然而你卻不知道『堅固』的真義，真正的堅固，是怎麼磨也不會磨損；你不知道『潔白』的真義，真正的潔白，是怎麼染也不能染黑。難道我像匏瓜一樣，中看而不中吃嗎？只能掛著欣賞而不能食用嗎？」

真金不怕火煉，真有實力不怕考驗。在歷史的長廊中，我們不難

看到滿腹理想，卻無法實現的例子，紙上談兵者，總能把戰場的戰爭講得頭頭是道，甚至於天花亂墜，讓人覺得他是一位身經百戰的人，然而這種人真的上了戰場，恐怕未戰心先恐懼而腳軟了。說到美食，可以講得讓人直流口水，但肚子永遠是不會飽的，必須要真能吃到東西，才能使肚子有飽實感。《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趙充國》記載：趙充國是漢武帝時，攻破匈奴的大將軍。宣帝時羌人入侵邊疆，攻城奪地，殺害官吏及百姓。漢宣帝召集群臣計議，趙充國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帶兵抗敵。宣帝問他要帶多少兵馬，趙充國說：「百聞不如一見，軍情在遙遠的地方是很難揣測的，我願意親自前往西北邊疆去實地看看，然後擬好作戰計畫，再向陛下報告。」趙充國到了邊境仔細考察之後，擬定了駐兵屯守，整治邊境，分化羌人的策略，不久西北邊境終於安定下來。可見任何事情都要實際去參與，實事求是才會有好成績。

子路雖然尊師有餘，但因個性粗獷不馴，經常以剛猛凌人的架

勢，自然與人相處會出現無禮的情形，縱使與孔夫子的談話，經常出現如本章所記述的情形，得理不饒人硬是要堅持自己的觀念，孔夫子知道他如同野人率直的個性，心中並沒有惡意，只是一時觀念轉不過來，所以經常用自己的看法與孔夫子頂嘴，因而必須有耐心去開導循循善誘，使其明白道理，自然心服口服。在此處，子路拿孔夫子的話來回應孔夫子，或者他認為老師忘了，所以趁機拿出來。然而其耿直的個性，經常缺乏變通的能力，所以孔夫子再次舉例說明：「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希望子路能夠明白，他會這樣做的用意，並不是如子路一成不變的想法。做事情有原則是好的，但還要能夠依據事實隨機應變，才能圓滿成功。

「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說真正堅硬耐磨的東西，怎麼磨也磨不薄；真正潔白無瑕的東西，怎麼染也染不黑。比喻一位意志堅定的人，是不會受到環境所影響。人人本具的佛性，是潔白無瑕，無論來

到人間受盡塵染，其本質是不會變的，會變的只是其外表而已。如同水的本質很潔淨，雖然會受到環境污染，但其本質從沒變過，只要將雜質除去，一樣是乾淨的水。所謂的「匏瓜」，是孔夫子用來比喻，光有亮麗的學識，顯著的知名度，卻不能為社會百姓帶來利益，又有何用呢？他是不想做這樣的人，因此孔夫子表明他要為社會百姓服務的決心。

來到人間，無非就是要了業了愿，為國為民服務，除了讓他們有好日子過之外，能夠引導世人修養身心，找回本性，才是真正的了業了愿，否則會白來人間一趟，浪費自己的生命和時間。誠如濟公活佛在《度世妙法經》所說：「人稟天之性，而賦天之命，形受父母所生，氣得天地所養。性原清淨，不染塵埃，命蒂堅固，無雜塵緣。落在後天，情迷物誘，逐失先天靈性，遠離本來面目。欲求還原返本，必須性命雙修。」

15 好仁不好學

【原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仲由汝聞六言六蔽　未曾聽聞如此之理
孔子謂由居吾語汝　好仁不學其蔽愚迷

孔夫子說：「仲由（子路）啊！你聽說過六言（美德）六蔽（障礙）嗎？」子路回答說：「還沒聽說過。」孔夫子說：坐下來，我告訴你。喜好仁德，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癡迷。

我們所處的世界，其中的萬事萬物萬象是對立的，然而對立的世界，從《易經》的觀點來說，是由無極、太極的絕對而來，演化成為陰陽兩儀之後，一切都會形成對立的狀態，因此在絕對與相對之間

產生了微妙關係，如果順著相對演化，造成四象、八卦，八卦重疊成六十四卦，內含三百八十四爻，在爻爻之間互相起作用，而形成了萬事萬物萬象，因此產生了繽紛的因果關係，造成了生生世世輪迴不已的現象。如果要想回歸無極的本位，必須從相對中找到絕對的中庸之道，才能進入太極而回歸無極。然而在此末法時期，智慧沉沒的時代，如果沒有明師的指點，實在很難找到中庸之道，難怪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貢也在《論語•公冶長篇》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孔夫子卻在《論語•述而篇》表白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可見唯有開啟智慧之門，才能得知大道的奧秘。

要從兩儀中超越陰陽，找到回天的中庸之道，必須在平時的生活中去體悟印證。由於心性在接觸外境之際，只要不守中道，必然會起情緒作用而偏離正道，就難以回歸本性。是以《大學》告訴我們

因由：「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又說：「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在本題中，孔夫子告訴子路六言、六蔽，也等同在告訴我們，修道回歸正道是好事，但要注意因蔽障而偏差，也是很危險的。首先談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因而世人因受到塵染而渾渾噩噩，唯有從內心的淨化著手，去除心中所有的污染覆蓋，才得以找回本性，回歸無極涅槃至善地的本位。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告訴我們回歸的方法：「性命之道，玄妙無窮，知內外兼修，以臻功用。修命者，鍛鍊三寶，以復其命。精不洩漏，氣不虧耗，神不損散，保持不壞，自能水火相濟，陰陽和順，歲月日久，大丹必成。修性者，培養先天靈性，認明本來面目。視聽言動，必求守禮；喜怒哀樂，必求中節；恭讓友悌，必求盡道；

衣食住行，必求適宜。未來不思，既往不憶。身無慾而靈自定，靈若定而心自醇。」古聖先賢修道的經驗要多學，才不至於固執己見，蒙蔽自性的智慧而有癡迷的現象。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要知道修回本位，唯有修心淨心，心不清淨，難以脫離輪迴。是以濟公活佛又告訴我們，修道的正確方法，不然的話，很容易走偏了路，一失足變成千古恨，其內容如下：

一、要修道誠心發　　二、要認理修實在
三、要真心眾生待　　四、要實修菩提栽
五、要有過真心改　　六、要孝順慈心懷
七、要濟世心志在　　八、要同修互敬愛
九、要修辦道務開　　十、要道心永常在

16 好知不好學

【原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子說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令人不悅
自恃聰明到處撒野　放蕩不羈其德有缺

孔夫子接著說：喜好聰明，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放蕩。

知識是從外境所學來，可以增長我們的見識，讓人覺得很聰明；智慧是從心性開發出來，是大道賦予本性所具足，讓人感到微妙玄通，體用無窮。聰明的人總覺得自己比別人優秀，比別人佔上風，似乎在人間占盡優勢，因而很容易炫耀自己表現出傲慢驕泰的態度，無形中得罪別人惹禍上身都不自知，等到因果現前災難臨頭，才呼天搶地，叫苦連天，求神問卜以期待神明或他人來幫助，有時為時已晚，

十足顯現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實況，此時也只能空遺恨而已。有智慧之人，徹知事理的來龍去脈，對於大道的結構能夠融會貫通，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做出適當的回應，讓事事能得到圓滿的結局。如果我們在生活中，無法體悟真理，依循正道行事，讓本性來主事，卻讓自己的習性做主，導致隱藏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引導我們誤入歧途，致使自以為是而放蕩不羈，這將使自己繼續落入輪迴苦海之中，永劫難以出離。孔夫子則在此向子路提出「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的警訊。

本性一切具足，不必外求，自然可保清靜無憂，有志於修道的學者，當要知道修道修心，而不要去炫耀以追求名利，那會讓自己墜入無盡的苦海輪迴，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章告訴我們：「修道士當知道絕棄一切心性的污染，自然可以無憂無慮。和氣時的應諾，與怒氣時的應阿，都是此心的作為，要深入觀察，其中有多少差距呢？善心與惡心，都是此心的作用，要仔細思量，其中的差別有多少

呢？人的神聖本性是值得敬畏的，然而習性不可不畏懼，才能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一旦心性受到外境的污染而荒廢了，就會離開中道的本性愈來愈遠。眾人的習性已經習慣過著熙熙攘攘的熱鬧生活，有如享受在太平的盛宴中，有如登上春台嬉戲於遊樂中。然而我的本性仍然保持著淡泊，不為外境所誘惑，有如嬰兒的純真，不為外境所影響，保持著平常心，始終不受外境的干擾。眾人向外追求，好像得到很多，我的本性依然純樸，好像失去很多，難道我的心性是愚蠢的嗎？其實我只是要保存本性的純真而已。眾人的習性好似精明幹練，而我的本性好似愚蠢；眾人的習性好似明察秋毫，而我的本性好似鬱悶不覺。然而眾人的習性經常漂泊在茫茫苦海之中，忽東忽西，永遠找不到止息的至善地。眾人的習性好像有獨特的看法，而我的本性卻如如不動，好似頑固又鄙陋。難道我的本性與眾人的習性不同嗎？其實我是重視大道的母源而已。」

只知道追求外面的知識，以炫耀自己的才華，放蕩不羈的行為，

用自己的才華去造下難以抹滅的業力，陷自己於苦海輪迴之中，聰明乎？愚蠢乎？來到人間最重要是找回本性，脫離輪迴，才不會白來人間一趟。濟公活佛有《人生不白來》的慈訓一篇，可供修行打開蔽障之用：

對人生，要有無常的覺醒；
對物質，要有淡泊的看法；
對真理，要有追求的熱誠；
對眾生，要有服務的犧牲；
對自己，要有嚴格的修持；
對同修，要有平等的觀念。
邁向偉大完美的人格，
這才不白來人間一趟。

17 好信不好學

【原文】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喜好愚信不愛學習　常受傷害因其障蔽
隨便相信沒有智慧　相信謠言常被人欺

孔夫子又說：喜好愚信，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傷害。

佛家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孔夫子則在《論語・為政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可見信在待人處事的重要性。然而再好的東西，如果未能徹底了解其內涵與功能，善用在適當的人事時地物，恐怕也會適得其反，孔夫子在本題對子路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我們再仔細去探討，信是心力的走向，形之於言行舉止，影響人際關係甚大，是以走得正確於人有利，走錯方向於人有害。誠信、正信於人有利；邪信、迷信、愚信於人有害。所謂誠信，是出自內心真誠的信，是合乎天理良心的信。所謂正信，是對正道產生信心，如此行事才不至於有偏差。所謂邪信，是對不正確的道理產生信心，越有信心會越走越離譜。所謂迷信，是對錯誤的道理不清楚卻去相信，會導致走上偏離正道愈來愈遠。所謂愚信，是自己沒有智慧，對事理不清，固執己見去相信，還自以為是。誠信與正信，都是智慧心的作用；邪信、迷信、愚信，都是意識心的作用。所以我們要跟明理的人學習，才得以轉識成智，遠離傷害身心靈。

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教導我們正信的修行法：「萬物都有形象，故有變化滅壞；大道皆無形象，故無變化滅壞也。人為萬物之靈，須知學道；心為一身之主，更要參玄。三才之品，人為貴，勤學玄機，可成神仙；萬物之生，道為貴，修鍊性命，而證聖真。道為

人之本性，為性命之根源。性善則道正，性邪則道偏。天性本善而非惡，是故邪念不除，性命難靜。人身重濁而輕清，濁乃清之源，激濁可以揚清。清者靜心寡慾，濁者貪瞋癡愛。是故雜念若生，清濁難分，便擾其神，致害於其性也。心多煩惱，妄念叢生，致亂其志。其志已亂，便受其傷。是故修道之人，必須安靜慮得。定而能靜，靜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此乃修道至善之理也。虛而能實，實而能隱，隱而能微，微而能顯，此乃參禪神妙之道也。人身者，乃假身；法身者，乃真身。藉元陽鍊真陽，藉元氣鍊真氣。動則度人，講因果而開覺路；靜則修己，參般若而入菩提也。」先明其理再依理修行，藉假身以修真身，從有為修入無為，從有形悟入無形，以正信依據正道去修，身心靈必然健全而不受到傷害。

明理的修道士，當知道本性一切具足，不必向外攀緣，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而炫耀自己的才能，這將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傷害。一切本於自然，只要隨緣應事，如此才能保有純樸的本性。來到人間，

必須要禁得起環境誘惑的考驗，仍能保存清靜的本性，才足以證明自己有真本事，才有資格稱聖稱佛稱仙真。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說：「誠信的語言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語言經常沒有誠信；善於說話的人不與人爭辯，喜歡與人爭辯的人不一定善於說話；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廣博的學識，喜歡賣弄廣博學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因而能在平時生活中，如何運用知識，在待人處事中學習開啟智慧，以免於無明而受到莫明其妙的傷害。

學習聖人的大公無私，善用智慧去幫助人，使其潛移默化而不邀功。讓自己生活在智慧的大海裡而寂靜默默，學習觀世音菩薩這一篇《捨得》，真正獲得無上的智慧，使自己歸入大道之中：

捨一份真誠，得無上喜悅；捨一份慈悲，得無上愿力；

捨一份能力，得無上助力；捨一份力行，得無上福添；

捨一份錢財，得無上智行；捨一份時間，得無上慧命。

18 好直不好學

【原文】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不好學習只好耿直　行為偏激而且固執
自以為是不聽人勸　常遇障礙因此停滯

孔夫子再說：喜好憨直，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偏激。

率直是自性的本質，率性乃佛性自然的流露，顯現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聖性作用，正如五祖弘忍大師在《六祖壇經》所說：「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又如惠能大師在《壇經》對陳惠明將軍所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當時惠能大師在弘忍大師處證悟時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能夠開發自己本自具足的佛性，則面對一切可以圓融貫通，無所不能，這是率直的本性所發揮的作用，稱為率性，與一般人所說的任性有別，率性是依本性善應萬法而獲得圓滿的結果，任性是依個性的偏激去應事，結果因疏於周全考慮而漏洞百出。憨直是個性的作用，看似憨厚卻未依理行事而時偏離正道，必然會有所窒礙難行，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所謂的「絞」，有如繩索打結，難以解開；有如事理糾纏不清，難以紓解；有如抽絲剝繭，未能找到絲頭，在此引申為急切行事，難免產生疏忽的情形。行事直爽，有其優點，但過於耿直而不明事理，急於成事而橫衝直撞，不但無法有效處理問題，反而會讓事情變得更為複雜，使得事情更難處理而已。因而做事必須尋求有效的處理方法，並非求快就可以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糾正子路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又在《論語・子路篇》回答子夏問政時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直」所表達的領域甚廣，其字本身沒有是非、對錯、好壞，完全要看使用者，如何去解讀、去使用，用得對結果就好，用錯了結果就不好。譬如金錢本身沒有好壞，端看使用金錢人的觀念與用法，觀念正確用得對，必定能夠享受金錢所帶來的利益。如果觀念錯誤，使用不對，將被金錢所糾纏而受到困擾與傷害。因而對於「直」的內涵要搞清楚，才能正確使用其正面的功能，否則用錯了，將給自己帶來負面的傷害。

《論語・子路篇》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與孔夫子對於攘羊一事，所說的「直」的看法，各有不同的見解，從此可看出不同執政的觀念，與處世的態度。葉公站在法的角度，父親偷羊，兒子舉發，大義滅親的耿直行

為，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孔夫子是站在倫理的角度，父親替兒子隱瞞，而子替父親隱瞞，直率的精神就在其中了。能夠情理法兼顧而圓滿其事，才能夠真正體悟「直」的精神所在，這可以從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看到其不同的效果：「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談到修道，用嘴巴說修道也是修道，真能明理實修也是修道，然而其中的差別，豈止天淵，口說心行付諸實踐，才能真正達到目的，古佛曾以《修道》一文來指導我們：

修道修心非為人，看人修道非是賢；是是非非莫議論，問問自己盡心焉；

真真假假智慧辨，人云亦云實堪憐；修道日久愈明理，莫讓文字成障緣；

莫因小事生退念，誤了自己慧命焉；莫因前賢責備言，不肯修辦大愚瞞；

莫因前賢之過失，輕視前賢天不寬；莫因世俗之種種，不肯向道可明全。

19 好勇不好學

【原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不好學習只憑勇氣　其蔽也亂因不明理
馮河暴虎爭強鬥狠　自己性命從不珍惜

孔夫子又說：喜好勇氣，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禍亂。

勇於任事勇於承擔，都是勇敢的正面表現，然而匹夫之勇，意氣用事之勇，恐怕會給自己帶來無限的困擾與麻煩，甚至帶來殺身滅門之禍，如此的好勇，顯然不明白真正的勇，只是一時衝動無法控制情緒，因而傷害感情敗壞事情之勇，留下「小不忍則亂大謀」的自以為是的勇氣，而非三達德中的「知恥近乎勇」的勇，因而孔夫子在此向子路提出「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來警惕他，希望他在從政時，對

於事理更為深入，處理事情更為圓滿。然而未能時時提醒自己，最後還是因逞勇而喪命。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真正的勇敢必須合乎義理，知道何者該為？何者不該為？該為不為，就是沒有勇氣；不該為而為，便會製造禍亂。這都是不應該有的行為。要知道天道好還，報應不爽，當因緣成熟之時，果報必定現前，在天理公道之前，誰也跑不掉。

因此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勇敢，不知自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知所自律，不敢隨便造次，就會有活命的機會。勇敢與不勇敢，這兩樣的行為，如果善用，將會得到利益；如果惡用，必定招來禍害。天下間所招致的凶惡，都是依據天律而來，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連明白道理的聖人，有時也難以徹知其中的緣故。天道自然的運行，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勝過萬物；不必言說，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緩慢

而無所用心，卻能產生最好的策畫效應。天道有如一張巨大的羅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疏漏。」

依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從這一段的記載，可以看出子路的個性急躁，所以搶在同學之前回答，不知謙遜；急於表現自己的能力，因而說了大話，他能在治政三年內，使百姓勇武善戰而且深明大義。孔夫子聽了之後，不以為然的微笑一下，顯然不贊同子路的說法，治國當以禮樂，而非勇武善戰，勇氣用錯地方了。

子路尚勇的個性，讓他立足於當時，也因此個性讓他毀了身體。他仍是固執於尚勇，所以在《論語‧陽貨篇》向孔夫子請問：「君子崇尚勇氣嗎？」夫子說：「君子以道義為最高上，然而君子有勇氣而

不合道義，就會作亂；小人有勇氣而沒有道義，就會淪為盜賊。」可見在平時的生活中，在面對人事物的時候，當要多磨練勇氣的善用，才不至於用錯時機，使自己受辱受害。

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篇》勸諫梁惠王，不要去學逞個人之勇的匹夫小勇，要學學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大勇。生於人世間，能夠學習聖人之道，也需要十足的勇氣，堅強的毅力，才得以學成。濟公活佛有《大公》之善文一篇，提供我們學習成就聖賢之用：

日日圖強度化眾生，自然道行深；
時時懷仁喜捨慈悲，自然名芬芳；
分分持戒壓抑邪思，自然清淨身；
秒秒懸念世間乾坤，自然受人尊。
如是懷之利益眾生，
此生不悔可謂大公。

20 好剛不好學

【原文】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子說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從不醒覺
過剛受損還會連累　六言六蔽不明難悅

孔夫子接著說：喜好剛強，卻不喜好學習，其蔽障就是狂妄。

剛強與柔弱都是人的個性，出自於人心的作用，必須要用對時機才能產生正面的效果，如果用錯時機，恐怕會產生負面的效果，於己於人都沒有好處。因此世人在每天生活中，面對人事物的時候，要多觀察多學習，使自己能看清情況做出適當的行動，該剛則剛，該柔則柔。該剛而不剛，必然無法堅持度過難關而讓正道普世；不該剛而剛，必然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而生出狂妄的態度，使得事情無法圓滿

落幕，卻又衍生許多後遺症，讓自己難以收拾而煩惱不已。要懂得善用剛柔，使得剛柔並濟而產生良好的效果，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孔夫子在此則對子路提出「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的警惕，希望他在執政之路上，能夠自我提醒而圓滿政事。

荀子在其所撰的《勸學篇》中說：「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災禍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剛強自取柱，柔弱自取束，懂得善用剛柔使圓滿濟事，才是有高智慧的人。生活在人間，所面臨的一切，都是中性的，本來就沒有是非善惡對錯的分別，一切分別都是起自己的心。誠如《覺林菩薩偈》所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

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若人知心行，普造諸世間；是人則見佛，了佛真實性。」佛魔本無種，皆是心性所生，看好這顆心，莫要生狂妄，狂妄魔念生，不成魔也難。

世人的本性出自大道，秉承原始正氣而生，來到人間受到世情的干擾，受到污染而變質，從此離大道越來越遠，最後變成感情用事而失去天理的堅持，因此而落入無窮的輪迴之中。如今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對於人間的一切，必須要有正知、正見、正思惟，並要行於正道，才能改善這些問題。因此，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告訴我們：「先天祖氣，修道者不可不養也。性從此祖氣以為由，命依此祖氣而不壞。元精無虧，性命長久；真氣不洩，丹藥自生。性者理也，氣者命也。在天為理，授之於人為命，故名曰天命。命者性之所從出，性者命之所由生。性在人，而命在天；性屬陽，而命屬陰。性不離命，而命不離性；理不離氣，而氣不離理。故性命不離天人，天人不離理氣也。性之於人，或優或劣；命之於人，或長或短。養性克

服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修命保全後天之性，當知靜培玄功。天地間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理，理之所在，性則具焉；性之所在，道則行焉。欲養性命之道，必知理氣之源；性命雙修之學，務鍊制心之理。失心不足以養性，無心更不足談命；存心以養性，盡性以達天，乃修道立誠之功也。」

六言六蔽之源頭在心，必須求明師指點之後，自己要明其理而付諸實踐，才能得六言之利益而除六蔽之障礙，古佛有《修道》一文指示我們：

有求道才知生死門路，有參與才知道理寶貴；
有信心才能斷疑生信，有修辦才能改變命運；
有學習才能涵養豐富，有努力才能創造佳績；
有感恩才能法喜充滿，有行功才能累積福慧。

21 多識於草木

【原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詩經可以興可以觀 可群可怨影響廣寬
近可事父遠可事君 可識草木鳥獸百川

孔夫子說：「同學們！你們為何不學習《詩經》呢？《詩經》可以啟發智慧，可以觀察事理，可以使群體和諧，可以抒發情緒。就近處而言，可以侍奉父母；就遠處而言，可以侍奉君王，還可以多了解鳥獸草木的名稱。」

在《論語》中，有多處談及《詩經》，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孔夫

子對於《詩經》的重視，並且經常用《詩經》的內容來教育學生，可見其重要性，在此章孔夫子明確指出《詩經》的功能，因此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有諸多的好處，所以質問學生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希望藉此提醒同學，平時不要忘記學習《詩經》，才能在品德與知識有所長進。

茲將《論語》中有關《詩經》的記載，除本章外，列述於後，從中可以理解孔夫子為何鼓勵學生要學《詩經》，並了解其功能：

《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為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八佾篇》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又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篇》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陽貨篇》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詩經》的內容豐富，從外可增長見識，豐富知識，從內可開啟智慧。濟公活佛以《從當下內心做起》來指導我們，使我們智慧大增：不要等到奄奄一息，才領悟無常；不要等到無藥可救，才感恩生命；不要等到生命終結，才斷惡行善；不要等到面臨死亡，才想到修行；不要等到神智不清，才求佛保佑；不要等到離開人世，才尋求解脫；不要等到身心分離，才求生佛國。如果那樣，一切來不及了。從現在做起，從當下做起，從當下內心做起。

22 正牆面而立

【原文】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子謂伯魚你曾閱參　學過詩經周南召南
不學詩經有關兩篇　面牆而立難以前瞻

孔夫子對兒子伯魚說：「你學過《詩經》中的《周南》、《召南》兩篇的內容嗎？一個人如果沒有學習《周南》、《召南》這兩篇詩，就如同站在牆壁前面，既看不到前方，也前進不了。」

《周南》、《召南》出自於《詩經．國風》，《周南》有十一篇，《召南》有十四篇，共有二十五篇，合稱為《二南》，其內容有歌頌勤勞的民風，有揭露戰爭帶來的災難，有描寫人生的規律，有述

說等級制度，雖然其篇數遠不及《雅》、《頌》，內容不如兩者的豐富，但卻記述著男女交往的關係、家庭和諧的問題、社會風俗的影響，以及社會等級差別的制度，關係著修身、齊家之事，這些都是建立祥和社會的基礎，這是孔夫子要推行禮樂治國的重要理念，因而在此章對他的兒子伯魚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所記述的都是周朝的婚姻及禮俗。諸如《周南》中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鵲巢》、《采蘩》、《彩蘋》等內容，都是在記述當時天子、諸侯、士大夫，日常生活所演奏的樂章，用於鄉飲酒禮、鄉社禮，諸侯燕禮的情況。所以當時要成為一位士人，《周南》、《召南》裡面的詩句是不能不知道的，因此孔夫子才用不學《周南》、《召南》，猶如站在牆的正面，是行不通的比喻，來教導伯魚，希望他知道其重要性。

《周南》、《召南》這兩篇《國風》都是用國家來命名的，周

和召是兩位賢君治理的地方，周是周公旦，召是召公奭（讀是）。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輔助武王的兒子成王；召公奭輔助康王治理國家，兩人創造出歷史上有名的「成康之治」，成為西周初年偉大的治世。《周南》所述的國風，是在談聖人之治；《召南》所述的國風，是在講賢人之治。內容是在講結婚的禮儀，以及如何與人民相處之道。其實婚姻是組合家庭的開始，家庭是社會國家的基本單位，唯有家庭健全，才能營造安定的社會，國家才能富強，這正是《大學》所說「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所在。正確的婚姻觀念，建立在夫妻之間的和睦相處，才能達到相輔相成，使得家道興旺。

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說男女組成家庭的要義：「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男主動而性剛，制以義而兼以德；女主靜而性柔，順其情而盡其敬。乃是法天地之大倫，體日月之正紀。一陰一陽，人倫之始；一夫一婦，成家之端。男主外，經營謀業，應盡其義；女治內，操持家事，宜竭其誠。夫妻結髮，佳偶

良緣，相親相愛，和好百年。琴瑟和鳴，永結同心之帶；恩愛並濟，共聯連理之枝。百年期能偕老，五世望得其昌。（中略）夫妻相處，互相敬重，恩愛同樂，患難共憂，有過互戒，有事共商，不存私偏，相敬如賓。良人落魄，不得功名，善言慰勉，奮發前程，切莫離異，失身求榮。不可勉夫婿行其邪途，更勿助良人行其曲徑。不正則不從，不善則不順，有過則勸改，非理則諫正。家庭自然美滿，共享天倫之福，豈不美哉！」

善用環境以成就自己，藉假相以修真性，先賢有下述之文，可為鼓勵：

萬物本來皆是空，識透因緣就不同；
莫要眷戀白日愛，莫要執著而落空；
種種心機皆不用，率性而為合中庸；
諸惡莫作善遵奉，眾志成城通瑤宮。

23 玉帛云乎哉

【原文】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夫子說禮云禮云　金玉財帛互相送運
音樂只是敲打鐘鼓　如此誤解難以陶薰

孔夫子說：「經常聽人家說禮啊！禮啊！難道只是送送金玉財帛就算數了嗎？經常聽人家說樂啊！樂啊！難道只是敲敲鐘鼓就算數了嗎？」

要完成任何一件事情，必須先有完整的規劃，然後再付諸實踐，才有成功的希望。絕對不可以光說不練、紙上談兵，誠如六祖惠能大師所說「說食不飽」，口說美食卻不去食，永遠不能讓肚子填飽。尤

其是對於修行之事，必須要說到做到，口說心行，才能到達涅槃的彼岸，因而說到要做到，事情才會有好成果；明理要實修，修道才會有好果位。因此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生活幸福、國家安康、世界太平，是人人的願望，這願望是一種理想，它不可能無緣無故從天上掉下來，必須是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都要確實做好自己的本分，成果才會彰顯出來。是以《大學》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是世界大同的精緻結構，必須人人從心淨化，才能完成這一幅美好的藍圖。

古來聖王以禮樂治國，是有其重要的內涵，必須要能達到陶冶人

心，為了國家的安定，樂於守好自己的本分，從上到下，各盡其職，互相關懷與禮讓，世界大同的目標就不遠了。然而這是要從領導者本身做起，全民才會群起呼應，上行下效，君愛民，民敬君，如同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篇》對梁惠王所說：「如今君王在此觀賞鼓樂的表演，百姓聽到鐘鼓演奏的聲音，以及蕭管演奏的曲調，大家都感到歡欣喜悅，面帶笑容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是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會有演奏鼓樂的聲音呢？如今君王在此打獵，百姓聽到君王車馬經過的聲音，看到美麗旗幟的羽毛裝飾，大家都感到歡欣喜悅，面帶微笑互相傳告說：『我們的君王應該沒有疾病吧！要不然怎能打獵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能與百姓同享樂而已。如今如果君王能與百姓同享歡樂，那就能夠實行王道了。」這才是禮樂教化真正的功能，能夠融入生活中，展現在百姓的感受上。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根本在格物、致知，古德有《修心淨心》之文一篇，提供我們修行的參考：

若能體認培德修道根本，又怎會因職擔而起紛爭？
若能去除人我公正無私，又怎會因偏見而起私心？
若能淡化人事複雜紛擾，又怎會因萬緣而難定靜？
若能降伏人心平息動盪，又怎會因煩惱而難志伸？
若能對道盡忠對母盡孝，又怎會因異端而亂方針？
若能始終如一任重道遠，又怎會因考驗而改初衷？
若能認理實修智慧明辨，又怎會因妄念而失本根？
若能群策群力理念一致，又怎會因疑念而失信心？
若能虛懷若谷謙沖自牧，又怎會因自滿而無人敬？
若能聞過則改反躬自省，又怎會因流言而生瞋心？
若能立愿了愿責任負起，又怎會因主觀而生困頓？
若能正知正見正命正定，又怎會因執著而無提昇？

24 色厲而內荏戒

【原文】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外表嚴肅內心懦弱　穿窬之盜行為墮落
孔夫子說猶如小人　言行舉止無一善妥

孔夫子說：「外表看起來很嚴肅，內心卻很懦弱，這種人好比是小人，又如同是穿牆竊取東西的盜賊一樣。」

修道修心，必須要在生活中落實，使得身心能一致，心口要如一，口說心要行，絕對不可以心想一套，口說一套，身做一套，形成雙重人格，或者多重人格。這會讓自己錯亂，也會讓接觸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而莫衷一是。這是一種人格的分裂，如果不能反省自己用心調整，必然生活在黑暗的生活中，難以見到天日，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

我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讀忍，形容一個人內心的懦弱。窬，讀餘，是穿越牆壁的意思。

做人必須要光明正大，才能使身心靈一氣貫通，才不會讓人間的污染障礙靈性回天的路。是以平時要常常反省自己，清除心性上諸多如貪嗔癡慢疑等的習性。這些習性沒有清除，在其陰影下任事，經常對於事理不清不楚，但又怕自己沒有智慧被人瞧不起，只好偽裝成有智慧有體面的人，其實人間有許多事情是騙不了人的，諸如口袋沒有錢買東西，肚子餓了沒有力量，肚子沒墨水寫不出好文章⋯⋯等等。面對自己缺乏的東西，必須自己承認，或者虛心求助於人，或者自己努力去取得，絕對不要故弄玄虛、裝神弄鬼，如此將是騙人騙己，終究沒有好處。

修道修心，淨化心靈，以打通回歸本性的大道，絕對不要背道而馳，認為自己在宗教的地位很高，在道學非常有研究，以為如此就是在修道，這是對真理大道的不了解，才會在外在的名相上追逐。研

究道學是要我們開發回歸本位用的，如果只是口說心不行，猶如在原地打轉卻說自己已經到達目的地了，這是欺人欺己的行為，於修道有何益處呢？誠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所載，佛告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學小人於暗處穿牆偷東西，表面上又要讓人稱君子，這齣戲不好演；不如學習君子光明正大，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知就知，不知就不知，勇敢面對，努力精進，才能真正盡人的本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告誡子路說：「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惟誠才能通天通地通人，不誠無物，不要為了面子而偽裝。

誠信的功能是無窮盡的，是以《中庸》說：「至誠是沒有止息的；由於沒有止息，所以可以保持長久；能夠保持長久，就可以顯現出來；能夠顯現出來，就可以傳播悠遠；能夠傳播悠遠，就可以廣博深厚；能夠廣博深厚，就可以高大光明。由於廣博深厚，所以能夠承

載萬物；由於高大光明，所以覆蓋萬物；由於悠遠長久，所以能夠生成萬物。廣博深厚的德量，可以匹配大地；高大光明的德量，可以匹配上天，因而能夠保持悠久長遠而無止盡。能夠達到這種地步，其功能雖然不刻意顯現，也能夠彰顯；雖不刻意運作，也能夠改變；雖然是無為，也能夠有所成就。」學習大道的光明正大，自然有效果。

來到人間是為了學習做人做事，使得人道能夠克盡圓滿，天道自然有所成就。要圓滿人道，必須明白人倫道德，然後付諸實踐才可。平時能夠學習濟公活佛下列囑咐，自然會有成就：

修道一步一步走，道理一點一點聽，

脾氣一項一項改，禮節一遍一遍學，

善事一工一工做。

25 鄉原德之賊

【原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孔子談到所謂鄉愿　外表忠厚心不圓全
破壞道德以此為甚　只顧體面內德棄捐

孔夫子說：「外表看似忠厚而內心卻不誠實的鄉愿，乃是道德的傷害者。」

做人當做一位正直的人，雖然有時難免因其正直而得罪人，或者因而受到報復、傷害，但就其品格而言，仍是值得我們尊敬與同情的。如今在社會上，有一種自詡為聰明的人，待人處事八面玲瓏、說話做事面面俱到，一心很會討好別人，在他人的心目中，塑造忠厚老實、公正廉潔、替人著想、與世無爭的形象，騙取別人的感情，對他

產生好感，希望別人到處都說他是一個好人。在他人的面前，總是帶著假面具，表現出超強的親和力，為了不要得罪人，不敢說實話，不敢論是非，罔顧道義的存在。這種人表面上看似好人，其實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乃是如同少正卯一班，不忠不義，破壞社會倫理秩序的大壞人，這種人對於社會國家沒有好處，卻是壞處多多，孔夫子在此說：「鄉原，德之賊也。」

做人當做一位坦蕩蕩的君子，平時待人處事，必須堂堂正正，不媚俗、不隨不正的風俗，隨時要獨善其身，不攀緣而隨波逐流，以八正道來經營自己的人生，與人來往，絕對不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是非不分、善惡不明、兩面三刀、八面玲瓏，其言行舉止可受眾人的評議，足為眾人的道德表率，可以為社會風氣的標竿。誠如《論語・顏淵篇》所記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身為領導者，當要嚴格要求自

己的言行舉止，以為眾人的表率。

《孟子・盡心下篇》記載：萬章問說：「怎樣的人可稱為鄉愿呢？」孟夫子說：「這種人批評狂放的人，為何心志高遠說話狂妄呢？經常說話不顧行為，行為不顧說話，遇到人就說：『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又批評狷介的人，為何做事要特立獨行呢？生存在這世界上，就要迎合世道，讓他人說好就可以了。這種曲意逢迎、諂媚世人的人，就是鄉愿。」萬章又問說：「全鄉的人都說他是好人，無論到哪裡都說他是好人，孔夫子說這種人是傷害道德的人，為什麼呢？」孟夫子說：「這種人想指責他，卻舉不出他的缺點；想責罵他，卻找不到任何理由。他只是與世同流合污，平時好像是忠厚老實，處事好像是公正廉潔。眾人都喜歡他，他自以為是，然而與堯舜之道格格不入，所以說他是傷害道德的人。孔夫子說：『厭惡那些外表相似，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厭惡那種狗尾草，恐怕混淆了禾苗；厭惡奸佞，恐怕混淆了仁義；厭惡誇大其辭，恐怕擾亂了信實；

厭惡鄭國的音樂，恐怕混亂了雅樂；厭惡紫色，恐怕混亂了朱色；厭惡偽善者，恐怕混亂了道德。』君子只是返歸正道而已，走上正道，百姓就會振興；百姓振興，也就沒有邪惡的人了。」

世人知道修持正道，就不會有鄉愿之徒存在了。

濟公活佛教導我們：

最難突破的是，心的成長；
最苦的掙扎是，心的執著；
最沉的壓力是，心的枷鎖；
最快的解脫是，心的放下；
最高的境界是，心的智慧；
最寬的淨土是，心的涵養；
最真的享受是，心的清淨；
最美的人生是，心的覺悟。

26 道聽而塗說

【原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孔夫子說道聽塗說　仁義道德自我棄唾
胡言亂語不負責任　自毀人格實在不妥

孔夫子說：「聽他人說話，卻不經思索，就隨便轉傳他人的人，等如同將道德拋棄。」

道聽塗說是指一般在生活中的傳聞，卻沒有經過證實就亂傳，俗稱為八卦新聞、街談巷議。有些人以傳聞馬路消息為興趣，自以為是見識廣博的人，對於社會消息無所不知，但從未經過證實，只為了讓人稱讚見聞廣博，根本不負責任將假消息亂傳。有時傳播不實的消息，會傷害到他人的名譽，有時會製造社會的緊張與慌亂，這是非常不道德的，簡

直棄道德於不顧，是以孔夫子在此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孔夫子的弟子曾參，出生於魯國的南武城，小時候有一個人與他同名同姓，有一天在外地殺死人，「曾參殺人」這個壞消息很快就傳遍了。許多鄰居聽到這個消息，都前來向曾參的母親報信，起初曾母不相信自己的小孩會犯下殺人的重罪，於是非常鎮定繼續織布。前兩次都不為所動，到了第三次，曾母也動搖信心驚慌失措奪門而出。可見道聽塗說，經常是一種捕風捉影的謠言，是很容易動搖一個人的信心。即使如曾參那麼有品德的君子，曾母也會在眾口鑠金的影響下，懷疑自己的兒子，可見道聽塗說，影響一個人聲譽的嚴重性。

俗語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一個謹慎於進德修業的君子，通常是謹言慎行，沒有經過證實的話，是不會轉傳的，絕對不會做出道聽塗說的行為。縱使是經過證實，但不必要的時候，還是守口如瓶，恐怕這話傳出去之後，無益於人，反而會害人。如今網路發達的時代，傳聞消息特別快，沒有經過證實的資訊也特別多，如果不謹慎，恐

怕會造下業力，等著將來自己去承受，何苦製造罪過給自己承擔，還給家人帶來傷害。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我對於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道行事的人。」孔夫子要讚歎人，都要有事實的依據；要毀謗一個人，豈可無憑無據信口雌黃，這不但是沒有道德的事情，嚴重的話，可以傷害人的生命與品德。用道聽塗說來傷人，無意之過尚要報應，何況故意製造假消息，已達到毀謗傷害人的目的，可說是殺人不見血，報應更甚，豈可不謹慎？

九天玄女在《至理通明真經·言而慎篇》說：「真君言貴，不輕言，不妄語，言必行，信必果。智者以言傳天理，以天理教化眾生，開迷津，除煩擾，引正道，滅邪慾，去妄念，持正心，成正果。然而非君道貌岸然，心內雜念紛塵，口吐狂言串串，損人而招患。故君子輕言，禍患綿綿；貴人輕言，失信致賤；能人妄言，招來災難；庸人狂言，是非致患；高人妄言，觸犯九天；行者妄言，種孽招譴。」可見真君子的

言語是尊貴的，不輕易言說，不隨便說話，言出必守信用，行為一定有結果。有智慧的人以言語傳達天道真理，以天道真理教化眾生，開啟迷茫的津口，除去煩惱困擾，引導眾人走向正道，滅除邪惡的慾念，去除不正確的念頭，持守正道的信念，以至修成正果。然而不是真君子，必然是道貌岸然，心中常是滿滿的塵囂雜念，口中經常說一連串的狂言妄語，損傷他人而招來禍患。所以雖稱君子，如果輕易說話，必定招來不斷的禍患；雖然稱為尊貴的人，如果輕易說話，必然失信於人而導致低賤；雖然稱為有能力的人，如果隨便說話，必然招來災害。平庸的人，如果狂言妄語，必然招致一堆是非而後患無窮；具有高智慧的人，如果妄言，必然觸怒九天的律令；修行的人，如果妄言，必然種下罪孽而導致天譴。

27 無所不至矣

【原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言行鄙陋難與共事　面對事情患得患失
孔夫子說此人無德　無所不至難有真實

孔夫子說：「言行鄙陋的人，可與他同朝為官侍奉君王嗎？在他未得到前，憂患如何去得到；既然已經得到了，又憂患怕會失去。如果憂患怕失去，為了保有，什麼手段都能夠使得出來。」

「萬法唯心，三界為識」，人間的一切，其實都是心識的作用，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這是本性受到外境的污染，於是產生了幻滅的現象，從此習性取代了本性，因而難以明白大道的真相，以假當

真，隨緣漂流，心情難以穩定，命運從此在人生的舞台開演，所以說「人生如戲」。無論在人間扮演什麼角色，由於無法看清楚命運的真相，難以理解因緣果法，為了名利情患得患失，平時為了擁有怕失去，便使出非常的手段，讓我們生活陷入煩惱、憂愁、痛苦之中。再者，由於患得患失的互相傳染影響，繪聲繪影，使得精神受到打擊，形成憂鬱、躁鬱、精神崩潰…等等的精神疾病，打亂我們美好的心情，孔夫子在此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世人由於心性受到世情的蔽障而迷惑，所以才會患得患失，困擾著自己，為了不受干擾，因而想盡辦法要回復本性的功能。達摩大師在《血脈論》告訴我們：「如果了悟本性，就不用去讀經念佛，廣泛學習增多知識，那是沒有益處的，反而使元神變成識神更為昏沉。設立教化，只是為了標明心性，如果已經了知本心，何必再依恃教化？如果要從凡界進入聖界，就必須要息滅諸業，去養護元神，隨著本分

過日子。如果增多瞋恚，使得心性轉而與大道相互違背，自己賺取反而沒有利益。聖人在平常出入生死之中，能夠自由自在，雖然生存在或顯或隱，難以固定的情況中，一切業力無法拘束他，聖人可以破除邪魔。所有的眾生只要能夠了悟本性，多餘的習氣能夠即時消滅，神識不暗昧，必須要直接知會，在當下就能獲得。想要真正知會大道，不可執著於一切法。只要能夠息滅諸業，養護元神，多餘的習氣也能消盡，自然就會明白，不必再假藉用功修行。外道的人，不能知會佛的本意，非常的用功，卻是違背聖佛的本意，整天非常努力念佛誦經，卻使元神本性昏昧，免不了要輪迴。佛是閒靜的人，何必要終日忙碌，廣為追求名利，得到之後又有何益處呢？」

本性一切淨空，本無生滅、淨垢、增減、清濁、動靜、陰陽之分，明白這個道理，就可以自由自在善用人間的一切，不攀緣不著境，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能做到此地步，當然就不會患得患失，不會患得患失就不會擾亂心情而造業，誠如孔夫子

在《論語・述而篇》所說：「我平時吃粗糧、喝清水，彎曲手臂當枕頭，樂趣就在其中。不合道義所獲得的富貴，對我來說，有如天上的浮雲一般。」看開人生，淡泊生活，遠離患得患失，才得以活在當下，成為人間最有福報的人。

修道修心，天職是方便我們修道而設，不要因天職而妨礙修行，那就本末倒置了。關法律主以《天職》一文來提醒我們：

天職不等於發心，天職不等於修為；
天職不等於權勢，天職不等於果位。
有人間天職者，未必徹底誠修實辦；
無人間天職者，亦非不能了道還鄉。
先有至誠無息的態度，才有上天無窮的助力；
先有義無反顧的決心，才有超乎想像的奇蹟；
先有禮賢下士的敬意，才有廣納建言的胸襟；
先有佛規嚴謹的法度，才有標準道場的建立。

28 古民有三疾

【原文】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孔夫子說古民三疾　如此之人現今皆息
道德淪落如此之甚　變本加厲所生惡習

孔夫子說：古代的人有三種毛病，現代的人連這三種毛病都沒有了。

出生為人，必然是尚有一些習性等待此生此世修改，以回歸圓滿的本性，這是出生為人的特有專利，所以佛家說「人身難得」，既然我們來到人間成為人類的一員，當要善用如此美好的條件，否則機會一過，沒有好好把握就無法再重來。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時常自我檢點，發現缺失即時改善，才是一位智者。古德說：「人非聖賢，孰能

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今生今世我們要懂得修持，所謂「修」，是去除本無，如不良的習性，本具的佛性中沒有，所以要去除；所謂「持」，是保持本有，如美好的德性，本性中一切具足，所以要保全。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世人的過失，各有不同的類型，只要觀察其所犯的過失，就可知道此人是否具有仁心了。」人心不古，世態變化，古人犯錯出於無意，今人犯錯出於有心，孔夫子在此則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無論古人或今人都是人，都是來到人間磨練回歸正道，找回自性的。無論偏離多或少，都要自我觀照自我調整，偏差多的要加把勁，偏差少的也要努力，才有機會回歸本位。是以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於自己不知道，罪惡是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准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倚恃勢力造惡的人，降貶到陰府去處罰，所以姦淫遭禍的法律很難寬恕。要不然，天有好生之心，難

道會將其出生之後，卻又將他殺害呢？《書經・太甲篇》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強調自做的罪孽，是無法逃避上天的處罰。並非是上天喜歡殺人，實在是自己造孽的因素所引起。所謂的孽，是惡業的積蓄。如果堅持造惡業而不悔改，所造的罪孽不是更嚴重嗎？世人又何必那麼辛苦，自尋煩惱，自招災殃，有時報應在自己身上，有時報應在子孫，最後導致無窮的禍害，到處流竄，災殃禍害一波一波接著來到。」

世人由於因果報應的關係，一世接著一世，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生於人間，接受因果報應的事實，直到業力了結為止，才不必繼續輪迴。是以來到人間，要致力於了業了願，才得以回歸本位。然而要了業了愿，必須明白因果報應的法則，甘願隨緣了舊業，切莫再造新殃，才得以保有淨空的本性，否則稍有不慎，就會落入輪迴的漩渦。其情況正如地藏菩薩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觀眾生業緣品第三》對摩耶夫人所說：「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

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間罪報，其事如是。」因果之事，若不了斷，必然輪迴不已。

有一篇《修道人的克風邪》，可幫助我們脫離輪迴苦海：

克服八風之煽動，心就如如不動；

克服八邪之擾亂，趣向涅槃之正道。

八風，佛光大辭典，又做八法、八世風，為此八法，為世間所愛所憎，

能煽動人心，故以風為喻，稱為八風。

修真錄：八風者，利衰譽毀稱譏樂苦也。

凡事得如意，名曰利；凡事不如意，名曰衰；

背後讚揚者，名曰譽；背後毀謗者，名曰毀；

當前讚美者，名曰稱；當前諷刺者，名曰譏；

悅適心意者，名曰樂；逼迫身心者，名曰苦。

此八法，能煽動心意搖動，故曰八風。

29 古之狂也肆

【原文】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古代狂人不拘小節　今之狂人放蕩不戒
時代環境已經不同　毛病習氣古今有別

孔夫子接著說：古代狂妄的人，其個性不拘小節；如今狂妄的人，都很放蕩。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人格，因為完美的人不必再到人間磨練，既然來到人間，就是要接受世道的磨練，以挽回完美的人格。因而孔夫子一生最著重人格教育，雖然目前不完美，只要願意改善，必然有完美的一天。子夏接受孔夫子的教育，於是在《論語‧子張篇》發表心得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裡的德是指一個人的節操，

告訴我們平時的待人處事，大的節操必須堅守，不可踰越雷池一步，否則對人格的影響會很大；至於無傷大雅的小節操，雖然有些許的出入，是可以通融的。如果放蕩不羈導致互相之間產生隔閡，甚至於衍生重大的事情，那就不可以了。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離正法愈遠，離末法愈近，良心愈來愈薄弱，從古時的不拘小節，演變成現今的放蕩不羈，犯錯了也無所謂，也不想改善，我就是如此，你能對我怎樣？

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雖然狂狷者都偏離中道，但離中道不遠，尚有引導其回正的可能，只要加把勁，在教育上還是可以看到成果的。因為狂的人還有進取心，很積極想辦法要上進；狷的人過度謹慎，怕做錯事而不敢去做，他還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兩者只是不中節而已，假以時日給予教導，必然會有所成就。孔夫子周遊列國時曾在陳國任職三年，雖然領有薪俸，但不受重視而有寄人籬下的感

覺，於是在魯哀公三年（西元前492年）年初失落地離開陳國，並且說：「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依據《孟子‧盡心下篇》記載：萬章問說：「孔夫子在陳國時說：『為何不回去呢！我鄉里中的士人志氣大而狂放，積極進取，不忘記當初的志向。』孔夫子在陳國時，為何思念魯國那些狂放之士呢？」孟夫子說：「孔夫子曾說：『得不到中庸之士而傳授，就只能傳授給過度進取或過度保守的人了。』孔夫子難道不想傳授給中道的人嗎？在不一定能得到時，只能傳授給次一等的人了。」萬章又問：「請問何謂狂放的人？」孟夫子說：「有如琴張、曾皙、牧皮等人，是孔夫子所稱的狂放之人。」萬章接著又問：「為何說他們是狂放之人呢？」孟夫子說：「他們的志向遠大，口氣也大，總是說：『古代的人如何！古代的人如何！』但考察他們的行為，卻不能與他們所說的符合。狂放的人不容易得到，就想去找那些不屑去做有辱自身的人，傳授給他們，這種人就是狷介之人，這又是再次一等了。」

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直是孔夫子的願望；好好找回自己的本性，一直是修道士的願望。修道當要積極於修心的志業，淨化心性以回歸本位，濟公活佛提供修道士如下的好文，以為修道之參考：

選擇走正確的路，做良善之事必有成就；
選擇走聖賢的路，做濟世之事名流千秋。
人生叉路口，重重關卡，是否能逢凶化吉，平安通過？
修行的考卷，題題不同，是否能圓融應變，勝券在握？
智者選擇，苦海了脫，快樂無憂；
愚者選擇，永墜輪迴，痛苦折磨。
聖與凡，捨與得，功與過。
上天恩澤，道傳九六，先得後修；
末後關頭，睿智抉擇，同證佛果。

30 古之矜也廉

【原文】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人拘謹言行方正　今人拘謹乖戾紛爭
各有所執表現不同　時代環境顯然不等

孔夫子又說：古代過於拘謹的人，其言行很方正；如今過於拘謹的人，卻常忿怒而乖戾背理。

謹言慎行是待人處事十分重要的原則，言行謹慎才不會逾越本分，造成侵犯他人的權益，互相間保持尊重的態度，才能夠營造和諧的氣氛。然而過分的拘謹，恐怕會出現反常的現象，這是由於心情受到過度的壓抑，內心產生怨恨憂鬱，在難以忍受的情況之下，必然出現乖戾忿怒的情緒，形成如同不定時的炸彈，一旦爆發就不可收

捨。這是由於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人性抗壓力愈來愈不足所產生的現象，是以孔夫子在此分析說明：「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情緒是人接觸外境所產生的感受，這與個人的修養有關係，也與時代的背景有關係。最主要是離大道本源越來越遠，沾染的習性越來越嚴重，智慧越來越薄弱，分辨事情的能力越來越差，面對事情的抗壓力越來越不足，世人對此越來越不重視，於是變化越來越快有關係。因而在末劫年的今天，濟公活佛奉天命來引導我們，修道要從心性淨化著手，而不是往外去追求知識。

人類的進化，本來是一件自然的好事，然而進化是要越來越好才有意義，如果進化越來越差，那就不如不進化，保持原狀要好一些。我們從歷史的進化當中，我們看到科技越來越進步了，但人類的本能卻越來越退步了；人類的享受越來越好了，但待人處事的品德卻越來越差了。在進化當中，卻也帶來了災難，這不是我們的理想，但卻無情悄悄在無形中肆虐我們，我們似乎應該有所警覺，趕快想辦法來處

理危機的逼迫，才能免於災難的摧殘。

歷來每到災難頻仍，世人面對重大的危機時，神聖仙佛總是大發慈悲來引導我們避開災難。濟公禪師在《度世妙法經》教導我們說：「無為大道，修鍊全真，不以富貴功名亂其心，當以忠孝仁義修其身。私慾牽纏，難免爭名奪利；塵根清靜，方可修己度人。因時因地因利，而普度眾生；寡慾寡言寡色，而修持假體。不執於古，不迷於新，行乎中正之道；不著於空，不迷於有，行乎精一之箴。修其心，而心止於虛空之間；養其氣，而氣臻於性命之際。無我相，一塵不染，不知己而止於為己也；無人相，六根清淨，不知人之為人也。禪入虛無，四相皆空；道參無極，七情盡除。洞徹陰陽之理，旋轉造化之機。佛之《心經》，涅槃之精髓也；儒之《易經》，修道之玄機也。歸依佛，不可不知真空妙有；歸依道，不可不明清靜虛無。三心了，四相絕，性如虛空，修道之功夫也；六根靜，七情除，心如明鏡，了道之根本也。內果之得，在乎於勤鍊；外功之修，在乎於勇

為。天之道，根於誠之極也；人之道，篤以德之源也。心存善願，可以希聖希賢；性發靈光，可以成佛成仙。修身積德，鍊道參禪，金剛不壞，歷劫長存。」修身養性，不外乎是去除本無的雜念，恢復本性本具的功能，達到圓融貫通事理融通的境界。

漸漸增強的識心，慢慢減弱的本心，是目前我們要正視的問題，以免將來獲得整個地球的資源，卻是無福享受，何苦讓自己陷入如此的困境呢？明理者當要知道萬法唯心的道理，唯有淨化心性，找回屬於自己的自性佛，才能徹底解決問題。濟公活佛提供下文，以為修道修心的實踐：

一個人如果在日生活中，缺乏省察克制的錘鍊，
那麼人生就沒有圓滿的收穫。
惟有自制克己，
才能不為外來事物所欺所誘，而能心平氣和，

31 古之愚也直

【原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代愚者個性憨直　今之愚者狡詐皆至時代環境各有差別　古今之愚各有所之

孔夫子又說：古代愚昧的人，其個性很憨直；如今愚昧的人，卻是很狡詐。

愚昧通常是指智慧不高，對於事理不明，在面對人事物時，由於個性憨直，無法做出靈活的應事，以至於發生許多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經常被用來當話題取笑，甚至於拿他開玩笑，如此欺負老實人，實在很不應該。這種人一般個性耿直，思想單純，對於他人的愚弄不知不覺，也不會生氣。反而會讓旁觀者為他打抱不平，也因此產

生許多事端。這種憨直的人，在別人看來他很笨，受到別人的欺凌，也不知道與人計較，更沒有能力與人計較，能夠安分守己，所以其生活還能過得平靜。但如今的愚昧之人，卻扮演豬吃老虎的戲碼，假裝愚昧而使人上當，是以孔夫子在此說：「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誠心待人信實處事是世人應守的本分，生活中的交易來往，互相應該要做到童叟無欺，讓生活在這社會的人，都能夠非常安心，互相幫助，互相成就，形成一個安和樂利的環境，造就世界大同的藍圖。

來到人間，人人應該要藉假境以修真心，讓人人的直心成為美好的道場，不但在世間人人可享有幸福美滿的生活空間，捨報之後靈性可以回歸大道本源，這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然而如今想要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很多，但為何至今只是一種空談呢？究其原因，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自古至今，修道者多，何以成道者少？其弊者有三也：生居塵世，貪戀富貴，未肯樂善，非為妄作，視財如命，不知反悔，此其一也；心存奇異，迷惑旁門，不尊師，不重道，此其二

也；或前世冤孽未盡，或今生道德有虧，只知參禪，不知懺悔，三綱五常不守，四維八德全無，爭名奪利，沉迷酒色，此其三也。」修道未能針對缺失改善，還故意掩護粉飾，甚至於強詞奪理，自造毀滅，何言成道，奢談利益人間，睜著眼睛說瞎話。

古德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凡事要依理行事，才會有成功的希望。然而有時背天理行事，仍然可以看到昌盛者，是以讓人感到疑惑，這是對因果報應沒有全面深入理解，卻斷章取義片面說詞，如此誤導，其實並非天理的實相。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分析因果報應的實相說：「為善者，其功積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未曾放過任何一個人，未曾漏掉一件事，是以世人不可心存僥倖，只是報應快慢而沒有不報應之事。

因緣果法展現至公的天道，因而人人當要時時反省自己，改過自新，以免罪業纏身。濟公活佛的《號召令》，更提醒大家：

一聲號令召三界，人鬼佛仙敕令接；
無邊業力今生滙，功過善惡爾莫虧；
善之代替不善也，果報斤斤須認賠；
妖由人興己作孽，人不釁焉妖不隨；
物有本末事始尾，知其先後近道為；
天行常道日月位，不因堯存桀亡毀；
乾坤定位倫常備，是非曲直有甄別；
大道流行聖德配，重整一盤德功培。

32 巧言令色者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夫子說巧言令色　如此之人鮮少仁德
內心所想顯於外表　從其言行知其人格

孔夫子說：花言巧語，表面偽善的人，很少是有仁德的。

仁是五常德之首，乃上天大道播種在萬物的種子，是生命的泉源，是人類與上天維繫的一條重要管道，沒有了仁德，將會失去人性，沒有人性的人，如何在世上經營人生呢?世人本性中具足仁德，由於操作錯誤，仁德會漸漸失去作用，因而無法回天歸位，從此流浪於生死苦海之中，可見仁德對於世人的重要性，孔夫子則在此提醒我們：「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也曾在《論語・學而篇》出現

過。

在《論語》中有關「仁」的記載，出現109次之多，可見其重要性，強調在平時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否合乎正道，是檢視自己仁德是否具足的重要指標。孔夫子對於「仁」的要求標準是很高的，可見其在修成正道上，恢復仁德是非常重要的項目。仁乃是出自內心的修持與涵養，誠實地表現於言行之中，並非能言善語長於表現者所能達到。

真正的仁者，必須要在平時生活中實踐倫理，把仁道落實在人倫道德上，誠如有子在《論語・學而篇》所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要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此地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德的根本啊！」

仁是待人處事的根本，如果連最基本的仁德都喪失了，雖大談

闊論禮樂治國也是無濟於事的，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做人而沒有仁德，禮儀對他又有何作用呢？做人而沒有仁德，音樂對他又有何作用呢？」

具有仁德的人，必然與天理良心相處在一起，時時刻刻受到諸佛菩薩諸天神聖的保護，是人間最好的一個居所，住得心安理得，讓自己活得灑脫自在，遠離憂愁煩惱，這才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能夠以仁德居心，是最美好的事情。平時的存心，如果不能選擇以仁德待人處事，怎能說是有智慧呢？」

仁德的功能是很大的，只要善用於日常生活中，必然受益很大。然而不懂得以仁德處世的人，恐怕會出現許多的意外，難以讓自己的生活順暢如意，正如孔夫子在《里仁篇》所說：「沒有仁德的人，不能長期生活在困境中，也不能夠長期生活在歡樂中。具有仁德的人，自然能安享於仁德中；具有智慧的人，自然能夠善用仁德。」

有仁德的人，心胸寬闊，智慧高超，對於富貴貧賤的環境，都能夠安然居處，不曾表露出任何的不適應，是以孔夫子在《里仁篇》說：「一個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之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以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要依據仁德行事；在動亂流離的時候，依然要以仁德行事。」

仁德是修道的根本，培養仁德是每位修道士必須要做到的，而且在二六時中要戰戰兢兢，謹慎於自己的言行舉止，不可稍有疏忽，致使離開大道的根源越來越遠。要培養仁德，濟公活佛有一份《修道保險單》，可供參考：

修道保單人人投，欲得幸福快快修；穩賺不賠零風險，乾坤童女災劫躲；
陋習勤改不二過，日後回饋多又多；熱忱投入廣渡眾，感恩知足更富有；
決心恆毅不退保，天職承擔傳薪火；勞而無怨謙卑做，行深六度顯般若；
至誠虔敬無價智，善與人同慈心留；終身志願無私奉，投資保障萬八秋。

33 惡紫之奪朱

【原文】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討厭紫色蓋過朱紅　鄭聲之亂雅樂難同
孔子藉此以為比喻　討厭利口國家斷送

孔夫子說：「我很討厭紫色蓋過朱紅色，討厭淫蕩的鄭聲混亂了雅正的樂曲，討厭口才犀利而顛覆國家的人。」

雖然說邪不勝正，然而在正邪交戰的期間，還真會傷透腦筋，讓人感到難過與憤恨，當身歷其境時，還必須要努力奮戰，堅持面對，才能夠讓正義產生力量，將邪惡的力量早日消除。從歷史的見證中，小人當道，君子無力扳回時，國家社會通常呈現一片亂象。雖然我們

不想遇到如此的場面，當遇到時，也要有耐心和智慧去處理。討厭歸討厭，實際歸實際，其實這也是上天在磨練我們的智慧，我們更應該高興去面對學習，以喚醒我們的智慧。孔夫子在此則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當我們通過考驗時，才能證明自己的實力，才能讓自己更上一層樓。

紫色是過於紅而略帶黑的顏色，朱色是鮮豔大紅的正色，兩者之間非常相近，不仔細分辨，很容易產生混亂。鄭聲是鄭國的音樂，其樂靡靡而淫蕩，足以讓人心浮動，不可以用來祭祀，雅樂是周朝的正樂，可以穩定人心。利口是煽動人心、顛倒是非的巧言，足以把國家傾覆。這三種情況都是讓人難以辨別，似是而非，容易混淆視聽，對於一般沒能仔細分辨的人，容易產生誤導的作用，所以孔夫子站在與人為善的立場，非常厭惡，所以特別提出警告。鄉愿容易被誤認為是品德良好的人，所以孔夫子在《陽貨篇》說：「鄉原，德之賊也。」以說明他對利口破壞社會顛覆家邦的厭惡。

以假亂真，古來聖賢都非常厭惡，有著不良習性當要早日警覺自我修正，絕對不可將錯就錯，甚至以錯為對，還要強詞奪理，顛倒是非，那罪過可大了，要知道人間一切都是有因果的，因而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因而果篇》說：「身為人類最可貴的是自己要明理，明理的人懂得自我莊重。然而世上總有愛好奉獻殷勤邀約寵幸的人，喜歡鑽營投機的人，愛好取巧豪奪的人，經常患得患失的人，喜歡假公濟私的人，喜歡貪贓枉法的人，經常大逆不道的人，喜歡欺上瞞下的人，樂於明搶暗偷的人，喜歡落井下石的人，愛好爭權奪利的人，經常製造販賣假貨的人，樂於欺行霸市的人，經常橫行霸道的人，喜歡心懷鬼胎的人，樂於玩世不恭的人⋯等等，然而這些人的下場，通常在得寵時會招來侮辱，投機取巧的同時也在敗壞品德，在巧取豪奪時會招來禍害。如此因小失大假公濟私卻傷德，貪贓枉法而成為致命傷，大逆不道卻斷送回天的根本，欺瞞盜世卻遭天譴，強盜竊物導致窮困。乘人之危必然遭受災禍，喜好爭奪必然折損財祿，經常

作假必然招致疾病，經常惡意霸占他人必然招來殺身之禍，經常使用鬼祟方法欺詐他人必然敗壞命運，吃喝玩樂以致貧窮。天道浩瀚無處不在，人道不遵導致命運泥濘。明此道理的人自然清醒，蒙昧道理的人自然昏昏沉沉，行善造惡兩個不同的果報，其所造成的命運是自己決定的。」

聖王治國，以導民向正為職志，濟公活佛以下文引導我們走向正道：

越是末後越心正，正則無有災禍殃；越是末後德越正，以德才能化圓方；
越是末後劫越多，四周危機在身旁；越是末後越慎謹，言不失道行正剛；
越是末後莫心矇，來來去去惹災殃；越是末後守中立，存心養性抱無疆；
本而能立道延展，十方皆能德正當；由此化萬而不假，性存十字坐中央；
上下攜手同心創，開來繼往化迷郎；師之告囑眾賢契，只盼大眾守心房；
好德勤修古聖志，以提崇德質與量；分分寸寸無私妄，點點般般啟十方；
緣者能登慈舟上，立下厚德續光芒。

34 小子何述焉

【原文】子曰：「予欲無言。」

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夫子說我欲無言　子如不言何能述焉
天何言哉四時運行　天何所言百物仍現

孔夫子說：「我想不要說話了。」子貢說：「老師如果不說話，我們這些同學要如何遵循呢？」孔夫子說：「上天何曾說話？春夏秋冬四季仍照常運作，百物照常生長，上天何曾說過話呢？」

真理遍滿整宇宙，大道就在生活中，端看我們如何去領會。天不言地不語，卻以相示人，看得懂的人就能明白天意，看不懂的人所

看的還是一幅大自然的畫像而已。天地萬物，山川水色，都是大道所展現，其中都在說明世界的動靜，其中蘊藏著許多天意的奧妙。大自然的景象之中，蘊藏了數，數中蘊藏氣，氣中蘊藏著理，理中暗藏著大道。智慧高者見其深奧精髓處，智慧低者只能看其皮毛的表面。猶如人人都具有佛之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然而來到人間受到塵污的蔽障，因而失去功能，如今必須靠著修行內化障礙，才得以漸次打開這五眼的功能。否則大自然的一切猶如廣長舌，我們又能聽懂多少呢？孔夫子想藉此提醒大家，自我開發本性的功能，所以才說：「予欲無言。」子貢一聽不得了，所以趕快跟老師反應說：「老師如果不說話，我們這些同學要如何遵循呢？」孔夫子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宋代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西元1037年至西元1101年），在他四十九歲時，有一天從九江登上廬山，沿途領會山川水色溪流聲，彷佛在對他說法，於是夜宿東林寺時，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感悟詩：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讀了這首詩之後，彷彿讓我們在生活中，體悟到人間何處無真理，大道演化千百億的化身，與我們同在。

萬法唯心，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性所造，其心量之大，盡虛空遍法界。外界的一切現象，會因各人的感受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想法，做出不同的運作，命運由此而生。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什麼叫做摩訶？摩訶就是大。心量廣大有如虛空一樣，沒有邊界，也沒有方圓大小，也沒有青黃赤白，也沒有上下長短，也沒有瞋恚、歡喜、是非、善惡，以及頭尾等形相的分別對待。諸佛國土與虛空皆是相同，是人所具有的妙性本是淨空，沒有一法可以獲得，自性的真空也是如此。善知識！不要聽到我說空，隨即就執著於空，最要緊的是千萬不要執著於頑空。如果以空心學靜坐，那就執著於無記空。善知識！世界的虛空能夠包含萬物的色像，諸如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所有大海、須彌

山，都是在這虛空之中。世人的本性有如虛空，也是如此。善知識！自性能夠包含萬法，所以稱為大，萬法都在每個人的本性之中。如果看到所有的人，無論善惡全都不取不捨，也不會有所染著，心性如同虛空一樣，就稱之為大，梵語就稱為摩訶。」

世尊、佛菩薩、聖賢、神仙，以及一切萬物都是大道的化身，明理者當知善用，以成就自己使能度脫諸苦，世尊在《地藏菩薩本願經‧分身集會品第二》說：「吾亦分身千百億，廣設方便，或有利根，聞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勸成就；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輩眾生，各各差別，分身度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天龍身，或現神鬼身，或現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於人，悉皆度脫。或現天帝身，或現梵王身，或現轉輪王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國王身，或現宰輔身，或現官屬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乃至聲聞、羅漢、辟支佛、菩薩等身，而以化度。」

35 孔子辭以疾

【原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欲見孔子辭疾　將命出戶瑟歌演藝
在說不在還顯其在　如此作為必有含意

孺悲想要進見孔夫子，孔夫子假裝生病，推辭不見。傳話的人剛出門口，孔夫子隨即取瑟來彈奏，並且還唱歌，故意讓他聽到。

面對事情去處理，必須講求有效性，是以針對不同的人事物，所用的方法可能不同，但目標是要達到圓滿。對於正人君子或對於邪惡小人，方法不同，或者需要用些手段，使其能夠反省。對於陽貨強勢的見面，威脅的邀請，孔夫子選擇不見，縱使不得已相見，也只能以

緩兵之計脫身，以免與狼共舞，給自己帶來厄運。

孺悲是魯哀公手下掌管禮儀的官員，由於子路死了，魯哀公非常憐憫他，於是派他前往孔夫子處，學習「士喪禮」，以為舉辦子路的喪葬做準備。可是他自恃權貴，沒有經過他人介紹引見，就直闖孔夫子的門庭，要夫子的侍從弟子入內通報，以求面見。對於孺悲的自大，不懂得禮儀，孔夫子非常不滿意。當初孔夫子曾經教導過子路：「士人沒有人引見就見面，女人沒有媒人介紹就嫁人，並非君子應有的作為。」所以孔夫子就推說生病，身體不舒服，要弟子轉告孺悲，表示恕不接見。當孺悲要離開的時候，孔夫子竟然在屋內彈瑟唱起歌來，就是要讓孺悲知道，暗示他如此的作為是不受歡迎的，有意讓他反省。

如此的作為，表面上來看，好似孔夫子不厚道，不給官員面子。其實不然，冒著對政府官員不敬的危險，當然有其用意，希望朝廷命官要能做好君王交代的事情，深怕孺悲的驕橫無禮，如果不給予

糾正，日後將一錯再錯，所以才使用這似暗卻明的方法，來點醒教化孺悲，由此可見，孔夫子的慈悲。誠如孟夫子在《孟子‧告子下篇》所說：「教誨的方法有多種，我不屑去教誨他，也是一種的教誨方法。」法本無法，善法惡法也是法，無法也是法，必須善用才能獲得好的結果，用錯了再好的法也不好使。

大道乃自然，本無好壞之分，處理事情的圓缺，端看處理者的智慧，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缺而圓篇》說：「天道雖是無形，其中有真理；天理雖然幽隱，其中非常真實。天意雖沒有文字，卻是非常聖明；天法雖然沒有聲音，卻是非常威嚴。天德雖然沒有跡象，卻是非常高超；天機雖是祕笈，卻是非常神妙。所以上等智慧的人，能清楚看見，因此能夠尊敬；中等智慧的人，不明其中的道理，所以漫不經心；下等智慧的人，不相信其中的道理，所以悖逆天道行事。因而能夠知道天機，順著天理運轉變化，就可獲得元亨利貞的順利，也就是能在失去時得到利益，這是由於能夠尊重天道法度的

結果。也就是居高位知道謙下，居富時知道儉樸，居滿時知道謙虛。雖有智慧卻表現愚癡，雖然勇敢卻表現懦弱，雖處光明卻表現暗昧，雖然俊俏卻以醜陋掩飾。想要強盛必須知所節制，事情要能見好就收；善用散財之道就能夠消除災難，知道隱藏鋒芒必可避開禍害。能夠洞察先機，才可以爭取主動。所以想要得到元圓，必須要善於處缺才能圓滿；想要有所盈餘，必須善於處虛才能真實；想要大直，必須善於處曲才能正直。巧智之道，必須善用笨拙才能妙用；善辯之道，必須善用不語才是明辯；大聖之道，必須善用清靜才能勝於一切。」

濟公活佛更提醒我們下列之事，可使修行更為圓滿：

勿謂一念可欺，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

勿謂一言可輕，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

勿謂一事可忽，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

勿謂一時可逞，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36 三年不為禮

【原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宰我請問三年之喪　禮壞樂崩事實有傷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居喪一年可說已長

宰我問說：依禮制規定，守父母之喪要三年，我認為一年已經夠久了。君子三年不學習禮儀，禮儀必然敗壞；三年不學習樂理，樂理必然荒廢。去年的舊穀已經吃完，今年的新穀已經起用，鑽木取火的木材都已經更新了，可見居喪一年就可以了。

宰我（西元前522年至西元前458年），姓宰名予，字子我，魯

國人，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二十九歲，他能言善辯，口齒伶俐，在孔門十哲中，與子貢並列為言語科。善於思索且具有大而化之的個性，平時活潑調皮，在孔門中唯一對孔夫子的仁禮學說，敢提出異議者。孔夫子不太欣賞宰我的善辯，曾說其辯言不可取。宰我曾經詢問孔夫子，是否崇尚辯學，夫子告訴他，應該以禮為尚，要博學，多注意觀察，繁詞富說並不是很適當的。在孔夫子的學生中，從《論語》中來看，最不能讓孔夫子省心的，有子路、冉求，還有就是宰我。在此章所述，宰我對於守父母之喪三年提出其意見，向孔夫子請教：「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在《論語》的篇章中，有幾則關於宰我的記述，一一提出以供大家參考，從中可了解宰我的個性，是多麼喜好辯論。依據《八佾篇》記載：魯哀公向宰我詢問有關「社主」的情形，宰我回答說：「夏朝以松木為社主，殷商以柏木為社主，周朝以栗木為社主，其用意就是

說：『要使人民戰慄恐懼。』」孔夫子聽到了之後，知道這說法有錯誤，所以責備說：「已經形成的事情，就不要再去論是非；已經完成的事情，就不用再勸諫；已經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

依據《公冶長篇》記載：宰我白天睡大覺，孔夫子說：「腐朽的木頭，就不能再雕刻了；骯髒的泥牆，就不能再粉刷了。對於宰我，我還能責備他什麼呢？」孔夫子又說：「剛開始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所說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如今我對於人的看法，聽他說的話，還要觀察他的行為。這是由於宰我的行為，使我改變對人的看法。」

依據《雍也篇》記載：宰我問說：「具有仁德的人，雖然有人告訴他說：『井中有人掉進去了。』他會跟著跳進去救人嗎？」孔夫子說：「為何要這樣做呢？一位有仁德的君子，可以前往去探視，但不可能陷溺井中；可以欺騙他，但不可能因而受到蒙蔽。」

人間事一切都是由此心做主，做對事做錯事都是此心的作用，因而平常對此心要多加鍛鍊，濟公活佛有一篇《心》的文章，可供我們

修心的參考：

以平靜之心，處事方圓滿；
以誠實之心，待人和藹親；
以純潔之心，禮敬聖仙佛；
以積極之心，充實己道學；
以恆持之心，學道辦道進；
以謹慎之心，行險戰兢履；
以知足之心，弗多欲常樂；
以安份之心，素位進取行；
以閒適之心，靜觀眾妙玄；
以感恩之心，點水湧泉報。

37 君子之居喪

【原文】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 孔子問說居喪期間　食稻衣錦你心能安
> 君子居喪聞樂不樂　居處不安食旨不甘

孔夫子說：「居喪期間吃米飯，穿錦衣，你能夠心安嗎？」宰我回說：「我能心安。」孔夫子說：「你能安心，就照著你的想法去做。說到君子居喪期間，吃美食也不覺得甘美，聽音樂也不感到快樂，居華麗房屋也不能安心，所以不敢去做。現在你還能安心，那就

去做吧！」

人人期待生活安穩，美滿生活人人追求，然而安穩、美滿都是心情的感受。由於萬法皆由心生，日子過得好不好是自己的感受，不必以他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那會自找苦吃、自找罪受。誠如孔夫子在《論語・雍也篇》讚歎顏回說：「賢良的顏回啊！平時只要一碗飯，一杯水過日子，還居住在簡陋的破舊房屋中，一般人不能忍受如此的困境，但顏回一點也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態度，顏回真是賢良啊！」又如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自述說：「我平時吃粗糧，喝清水，彎曲手臂當枕頭，樂趣就在其中。至於不合道義所獲得的富貴，對於我來說，有如天上的浮雲一般。」自律嚴格，安貧樂道，自然安穩美滿。一心攀緣追求富貴，未得求得，已得憂失，患得患失，縱然富貴，如何安心？

人間福報之大，不在獲名得利，而是安頓身心。唯有能寬以待人，多替人著想，懂得利益他人，造福大眾者，才能真正獲得心安理

得。聖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為心，而不以私心為重。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夫子在有喪事人家的旁邊飲食，不曾吃飽過。孔夫子在當天哭，就不再唱歌。」可見孔夫子對人的悲憫心。今宰我對於父母親守喪三年，提出意見，孔夫子則問他說：「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宰我卻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安」。此時孔夫子對愛辯論的宰我，只說明而不責備的說：「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從此又看到了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方法。

雖然孔夫子對於宰我的行為，沒能贊同其好辯的態度，也經常有所說明甚至於指責，但對於其正確的行為，也非常讚賞，由此可見孔夫子的行事態度，是非分明，賞懲得當。依據《孔叢子》記載：有一次，孔夫子曾經派遣宰我出使楚國，楚昭王要送孔夫子豪華車輛，宰我對楚昭王說：「我的老師不用這種豪華的車輛，我自從跟隨老師至今，只見他言語不離道，行事不居功，能推行大道就快樂，如果不能

推行大道，身心就不安。如今天下的道德已經睡覺了，如果有心想要治國的君王，推行聖王的治道，我的老師就是走路上朝都可以，不必接受如此的重禮。」宰我回到魯國，將出使的情況，詳細地向老師報告。孔夫子對於宰我的處理，感到非常高興，並在同學面前稱讚他。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來到人間，難免還有累世的習性，明理的人當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人要善用，此一生難得的人身。在捨報之前有效應用自己的人生，最主要是去除習染淨化心性，以達到回歸本位的資格。到那時是多麼的優游自在，瀟灑自如，不受人間名利情的拘束，將是何等的逍遙灑脫，經常保持如彌勒佛一樣笑口常開，是以經常要提醒自己，如古德所說：

笑一笑老變少，笑一笑沒煩惱；
笑一笑沒爭吵，笑一笑事事好；
笑一笑好運到，笑一笑善緣繞；
笑一笑呱呱叫，笑一笑樂陶陶。

38 天下之通喪

【原文】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子批判宰我作為 三年之喪古禮所規
古今上下皆是如此 居喪三年親恩反饋

宰我退出後，孔夫子說：「宰予（宰我）真是不仁啊！孩子出生後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這三年的守喪期，是全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予對父母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

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受到儒釋道文化的薰陶，孝道成為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更是人格完整的代表，孝道是健全家庭的基本要素，

也是最偉大的立國精神，更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美德。古來聖賢的孝行故事，感天動地震撼人心，激勵中華兒女一代又一代的行孝傳統，中華民族雖然有改朝換代，卻是屹立不搖存在於世界上，這可說忠孝精神的功勞。在行孝之中，又有以物養親，盡心養親的小孝；以順怡親，上體親志的中孝；以養榮親，行善濟世的大孝；以德拔親，行道立德的至孝。有若曾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了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此的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德的根本啊！」可見孝道是建立仁德重要的基礎，是以在此一題，孔夫子師生之間的一番話，直讓夫子說：「予之不仁也。」

孔夫子在《中庸》說：「周武王在晚年承受天命，得到天子之位。周公旦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德業，追封太王、王季為王，用天

子的禮儀來祭祀周朝的先祖。周公所制定的禮儀制度，適用於諸侯、大夫，以及士和百姓。父親是大夫，兒子是士，按大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士的禮儀舉行祭禮。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按士的禮儀舉行葬禮，以大夫的禮儀舉行祭禮。守一年的喪禮，適用到大夫為止。守三年的父母之喪禮，適用到天子。因為守父母親的喪禮，無論貴賤都是一樣的。」孔夫子之所以說宰我非仁者，就如同文中所說：「孩子出生後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這三年的守喪期，是全天下通行的喪禮。難道宰予對父母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

其實守父母三年之喪禮，只不過是反饋三年養育之恩而已，大不了是一種交易的行為，怎能稱為孝呢？真正的孝，要如舜帝，從小就孝順父母，在他十幾歲時，生母就過世了，父親瞽叟娶了一位繼母，生了一個兒子象。舜的繼母及弟弟多次想方設法意圖害死他，舜不但沒有怨恨，反而對父母恭敬如常，對弟弟照顧有加。當舜帝登位後，去探望父親仍然是恭恭敬敬，並且封弟弟為諸侯。又如閔子騫的生母

早逝，父親娶了後母，對他不好，冬天不做好的衣服給他穿，以至於挨冷受凍，當父親知道後，要將後母趕出家門，閔子騫卻苦苦哀求父親說：「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這使後母十分感動，從此一家和樂融融，這可謂真正的孝道。

一個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活在這世界上，必須要有良心，有了良心，必然家庭和樂，社會安定，國家太平，濟公活佛以《時時不忘》之文來提醒我們：

時時不忘給人關心
時時不忘給人信心
時時不忘對人包容
時時不忘多些諒解
時時不忘存著感恩
時時不忘多分懺悔

39 飽食無用心

【原文】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孔夫子說此人難信
不如找人互相博弈　四體能動還算殷勤

孔夫子說：「整天吃飽飯，遊手好閒不用心做事，這種人很難有美好的品德。與其如此，還不如找人比賽下棋，總比閒著沒事做還要好些。」

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以《禮運大同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每個人來到人間，能夠除去私心，存著一片公心，人心必安詳，家庭必和樂，社會必安定，國家必富利。最怕的是懶惰，好吃懶做，不事生產，坐吃山空，成為家庭的負擔，社會的寄生蟲，國家的敗類，孔夫子在此則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大學》記載：「生養財富也要有正當的途徑：生產的人多，耗費的人少；生產的人殷勤，耗費的人節約。如此的做為，財富必然時時充足。」所以身為執政者，當要從事人力的規劃，使得人人都能夠盡其才而且適才適用，讓其專長能夠全然發揮為國為民服務，並且對於遊手好閒的人要嚴加監督，時時教育與鼓勵，讓這些人縱使不能為家庭、社會、國家服務，也不要成為負擔。人一旦遊手好閒，必然胡思亂想，正事幹不了，壞事都有份，如此的缺口不防堵，終究會破壞社會的穩定。縱使在閒得無事時，想要散散心調解一下心情，要養成

健康的娛樂，諸如下棋、插花、寫字、看書……等等；也不要養成不好的習慣，日子久了積非成是，家怎有不敗之理，國怎有不潰之由？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與一群人經常聚集在一起，說一些不合道義的話，喜歡耍小聰明，這種人就很難說了。這正是孔夫子有感而發所說的話，沒有其他的原因，只是這些人未曾聽到善言的啟發，未曾見過善行的感動。這些人平時所接觸的，無非是一些做壞事的群類；平時所見到而記在腦海裡的，無非是一些壞事情，導致善良的心一天比一天消失，罪惡的心一天比一天旺盛。罪惡有些是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形成的，有些是在不知自我檢點中形成的。如今我們試著拉他一把，並向他說：『你所說的話某一些是惡言，你所做的事某一些是惡事。』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激怒而生氣的。難道你不知道，自己以為不是惡事的，其惡性實在是很深重，有如極毒的肉和酒，障礙到五臟六腑的運作，而且有如久聞鮑魚的腥

臭味，已經習慣而沒有知覺了。造成諸多的罪孽，累積罪孽形成了禍害，導致在陽間罹犯王法，在陰間遭受陰律的懲罰。因此富貴人家，怨鬼暗中窺視他的暗室，那些原本住高樓大廈華麗的房屋，如今已不復存在而成為廢墟嗎？難道沒有看過本來位居國家要位的人，不再繼續擁有而以衰敗收場嗎？」

世人最怕生在福中不知福，最怕犯錯而不知錯，更可怕的是知錯不改而繼續犯錯。倘能知錯而改，挽回自己墮入三惡道的命運，更能從六道輪迴中解脫，那這一生就沒有白來了。然而必須知道修道要從修心開始，修心以淨化心靈，才不會在回天時受到障礙。南海古佛慈悲以《修心》一文來指導我們：

修一顆感恩的心則無怨尤，修一顆善良的心則無指責；

修一顆慈悲的心則無恩仇，修一顆真誠的心則無爭奪；

修一顆喜悅的心則無哀愁，修一顆博愛的心則無苛刻；

修一顆謙遜的心則無煩憂，修一顆隨緣的心則無風波。

40 君子尚勇乎

【原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子路請問君子尚勇　君子道義懂得善用
有勇無義必添其亂　不知善用其境必窘

子路問說：「君子崇尚勇氣嗎？」孔夫子說：君子以道義為最高尚，君子有勇氣而不合道義，就會作亂。

君子之勇，是屬於智慧之勇，懂得全盤，知所進退，顧及全局，該進則全力以赴，該退則即時放下。真正勇者敢做敢當，乃有真正強者的作風，此強與勇，有異曲同工之關係，誠如《中庸》所載，讓我們了解真正有智慧的強者：子路問：什麼是「強」呢？孔夫子說：

「你問的是南方的強呢？還是北方的強呢？還是你自認為的強呢？以寬和柔順來教化人，不報復蠻橫無理的人，這是南方的強，是平時君子所謂的強。隨時準備武器與人爭鬥，雖死也在所不惜，這是北方的強，是強橫的人平時所謂的強。所以有德君子，和順而不隨波逐流，這才是真強啊！保持中正而不偏不倚，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上軌道，不改變心志，這才是真強啊！國家政治黑暗，到死堅守原則，這才是真強啊！」恃強而做虧心事，沒有勇氣改善，是一種恥辱，是以說「知恥近乎勇」。

依據《孟子・梁惠王下篇》記載：齊宣王說：「這話說得太好了，我有個毛病，我喜好勇敢。」孟夫子回答說：「我請求君王不要喜好小勇。有一種人手持佩劍，怒目看著人說：『他怎麼敢抵擋我呢？』這種人是逞匹夫之勇，只能抵擋一個人而已。君王請把您的勇敢擴大一些吧！《詩經・大雅・皇矣篇》說：『周文王對於密須國人的侵略暴行，勃然大怒，立刻整備軍隊，阻止其攻打莒國，以增添周

朝的福祉，並回應天下人的期待。』這就是周文王的勇敢，周文王一旦震怒，就可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尚書．周書．泰誓篇》說：『上天降下百姓，並降周武王為百姓的君王，成為百姓的導師。只是說派他來幫助上帝，來關愛四方的百姓，百姓有罪無罪，只要有我在，天下有誰敢越軌作亂呢？』只要有一個人敢在天下橫行霸道，周武王便認為是自己的恥辱，這就是周武王的勇敢。周武王也是只要一旦發怒，就能夠安定天下的百姓。現在君王也能一旦發怒，就能夠安定天下的百姓，百姓還恐怕君王不喜好勇敢呢！」

合乎道義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能夠拯救眾生安定百姓的勇敢，才是會被人欽佩流傳萬世的勇敢。不合道義的勇敢，只會招來災禍，給自己、家人，以及相關的人帶來不便與凶險。是以執政者對於勇敢的認知與拿捏，由於關係著本身及全國百姓生命財產的安危，所以在應事時要特別小心。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逞血氣之勇，肆無忌憚的人，容易招來殺身之禍；雖有勇氣，卻能

謹慎行事，不敢隨便造次，自可保全生命。這勇敢與不勇敢的作為，或者有的會得利，或者有的會遭害。至於上天為何對於過分逞強的人，會那麼樣的厭惡呢？誰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就連明白道理的聖人，有時也難以知道其中的緣故。上天的大道，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夠勝於一切；不必用言語，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無所用心，卻善於策畫一切。天道有如一張大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漏疏，因果報應，從來沒有人能夠逃過天律的制裁。」

濟公活佛以《人心與道心》一文，讓我們對心的作為，能夠和於義理：

「人心」是生於血氣，「道心」是生於義理。

義理能夠讓內心喜悅，人心是非則讓內心散亂。

所以身處是非之地，就要有智慧。

妄念不生，正念現前；念念自淨其心，念念自修其行。

41 勇無義為盜

【原文】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孔夫子說無義成盜　小人尚勇誤用其道
只有勇氣不守道義　胡作非為必然亂搞

孔夫子接著說：小人有勇氣而沒有道義，就會成為盜賊。

勇敢面對事情，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有些人遇到事情，選擇逃避，但有時候逃避是無法解決事情的，反而留了一些煩憂在心中，深怕被揭發而無顏面對。與其如此，不如先弄明白逃避所造成的後果，因果難了，深藏心中，永遠成為難以抹滅的恥辱，如能不畏不懼，徹底認錯而改善，就不會有恥辱之事出現，是以說「知恥近乎勇」。有勇氣面對事情，當然是一件好事，但用什麼態度面對，則是一門重

要的學問。勇敢面對，只是為了辯解而不認錯，只是為了卸責而不改善，只是為了敷衍而不認真，這種不適宜的勇敢，只是在遮掩自己的錯誤，讓自己有更多的機會去犯錯，甚至於將犯錯合理化。偷盜如果成為小人有勇氣的合理化，是替天行道，劫富濟貧，是不告知的暫借行為，甚至以偷盜來互相比賽較勁，那社會怎會有安寧的日子可過，是以孔夫子在此警示子路說：「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小人偷雞摸狗，行為不光明正大，不務正業，不事生產，只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淪為盜賊，顯然不理解自己來到人間的目的，錯誤的思想，讓自己永遠沉淪於苦海中，永世為了償還偷盜之債，難以出離輪迴。是以《大學》說：「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因此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掩蓋起來，盡力表現出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的心目中，是會被看得清清楚楚的，有

如看到他的內心一樣，如此假裝遮掩的動作，又有何好處呢？這就說明了人的本性是真誠的，是不會虛假的，在心性上存什麼念，言行上必然老實地反應出來，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所以君子在獨處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小心，不要以為他人看不到，就無所忌憚。」人間處處有天眼注視著，有天耳傾聽著，能不謹慎嗎？

荀子對於「勇」有其精闢的見解，依據《荀子‧榮辱》載：「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牟牟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牟牟然為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很顯然爭喝搶吃，沒有廉恥，不明是非，不顧死傷，不怕眾人的強大，眼紅得只看到吃喝，這是豬狗的勇敢。做事圖利，爭奪財物，沒有禮讓，行動果斷，大膽而振奮，心地凶猛、

貪婪而暴戾，眼紅只看見財利，這是商人盜賊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義的地方，就不屈服於權勢，不顧自己的利益，把整個國家都給他也改變不了他的觀點，雖然看重生命，但堅持正義而不屈不撓，這是士君子的勇敢。

不同的勇敢，呈現不同的態度，成就不同的人生。我們不妨從中去體悟，濟公活佛有《體驗生活》一文，提供我們參考：

「禪」玄不玄？禪之意就是「單心」，就是最簡單的心。

當真誠的時候，不用祈求上天，自然就會有感應，

因為當下就是天心。

有苦有難時，肉體受折磨時，先問問自己，當下有無誠心？

有時貪得無厭，貪心不足，容易損壞自己的福氣啊！

42 惡稱人之惡

【原文】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子貢請問君子有惡　孔子回答厭惡有則
討厭傳播他人壞話　如此行為有失品格

子貢問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嗎？」孔夫子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討厭那些傳播他人壞話的人。

子貢與子路，兩位孔夫子的得意門生，經常陪伴在老師的身邊，問東問西問長問短，從中留下了許多啟發智慧的對話，讓後代的人受益匪淺。從《論語》的記述中，統計子路出現過四十七次，子貢也有四十四次之多。子貢聰明，子路率直，孔夫子對於兩人的個性瞭如指

掌，因此在與他們談話之間，夫子因材施教，利用機會針對他們的缺失而加以教導，有時還不假辭色，對他們加以貶抑，雖然有時難免尷尬，但也無礙於師生之間的感情，對於老師的敬愛在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得到，真情的流露，可為千古模範。顏回在夫子的心目中，品德是最被欣賞讚歎的，但並非是最常接近的。這一章乃是子貢與孔夫子的家常對話，由於子貢的提問：「君子亦有惡乎？」孔夫子在此先回答說：「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從此更進一步了解至聖孔夫子的內心思維，讓我們更能了解孔夫子的心聲。

子貢（西元前520年至西元前456年）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出生於衛國，少孔夫子三十一歲，於魯定公九年（西元前501年）拜夫子為師，在同學當中，經濟實力最雄厚，善於經商及外交，口才甚佳。他生性喜歡讚揚他人的優點，尤其擅於推理，而且自命不凡，難免有時無意中說話批評他人，在《論語‧憲問篇》記載：子貢有一次批評他人，孔夫子便糾正他說：「端木賜（子貢）啊！你很賢能嗎？自我

檢討猶恐不及，那還以閒功夫去批評別人呢？」為人要光明正大，不可以背後說人壞話去傷害人，這是誠信忠厚的美德，這也是孔夫子教導學生非常重要的項目。有話有意見要當面溝通，不要表面說一套背後又說一套，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公冶長篇》說：「以花言巧語、諂媚的手段，以及過分的恭敬來討好他人，左丘明認為是可恥的，我也覺得很可恥。隱藏心中的怨恨，表面上卻虛情假意和他人交友，左丘明認為可恥，我也覺得可恥。」心口不一，裡外不同，通常是沒有誠信，這是孔夫子所討厭的。

據說子貢最初授業於孔夫子時，第一年自以為學識能力比老師要強，第二年以為不相上下，到了第三年才佩服，其才學實在不如恩師，處處對恩師讚揚有加，並且在有人質疑恩師時，皆能極力衛護。依據依據《論語・學而篇》記載：孔夫子於魯定公十三年（西元前497年），除去魯國大司寇之職，當時孔夫子五十五歲，帶領一群學生周遊列國，跟隨在孔夫子身邊多年的子禽，向子貢請教說：「老師每

到一個國家，必會聽到該國的政治內情，是他向人求取的呢？還是國君主動給他的呢？」子貢說：「老師的容貌溫和、坦白真誠、尊重別人、嚴謹自持、與人無爭，靠著這五項美德，深獲國君的信任，才得以聽聞這些國家的政事。可見老師所獲得的方法，和別人所獲得的方法，還是不相同的。」可見子貢對於孔夫子的感情與維護，乃是出自真心的。

與人相處，貴在真誠相待。修道修心，也必須以真心，才能修成正道。濟公活佛的《心真一切真》，可以幫我們明真理修正道：

唯有真知真行，才有內心的踏實；唯有真功實善，才有德性的累積；

唯有真修實煉，才有機會攀天梯；唯有真心誠意，才有法船聖域趨；

唯有真經啟發，才有悟入道相依；唯有真道薪傳，才有代代心燈提；

唯有真愿承擔，才有開創聖足跡。

43 惡下流訕上

【原文】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夫子說惡居下流　毀謗上位以為優秀
不知自己破壞團體　如不改善實難有救

孔夫子接著說：君子討厭的是，那些下位的人毀謗上位的人。

一個團隊是一群人所組成，為了完成共同的目標，必須全體上下要有共識，同舟共濟才能圓滿達成任務。是以領導者要精於領導統御，使被領導者願意為整個團隊付出而努力，心甘情願無怨無悔的參與而不辭辛勞，這是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所產生的效果。因而團隊中的每個人，當要知道自己在團體中的重要性，要重視自己，必須做到團體中缺少我就不行，如此負責任的態度，才是能扮演好小螺絲的精

神。付出的精神是光榮的，但因而產生驕傲，藐視一切，與人不團結不合作，經常與長上抬槓，處處給上級難看，並到處宣揚領導者的不是，導致撼動人心，成為團體的罪魁禍首，如此的品德是不好的，如此的行徑是惡劣的。要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把領導搞臭了，把團體搞垮了，於人於己都沒有利益，何苦害人害己呢？孔夫子在此則說「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有一種兩面三刀的人，存心陰險狡詐，口蜜腹劍、佛面魔心，在上位者面前總是阿諛奉承，以取得上位者的重視，當離開視線時，為了怕同僚懷疑他告密，為了討好同事，又轉而說起上位者的不是，以取信於同事，如此的搬弄是非，搞得團體雞犬不寧，實是罪過重大。想要讓團體的成員規矩做事，而不在團體中搬弄是非，身為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誠如《大學》所說：「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平時要能夠以身作則，實踐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如果厭惡上位者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下位的人；如果不喜歡下位者的行為，就不要以

此來對待上位的人。如果厭惡前面人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後面的人；如果厭惡後面人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前面的人。如果厭惡右邊人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左邊的人；如果厭惡左邊人的行為，就不要以此來對待右邊的人，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做好自己的本分，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平時要多觀照自己，發現缺失及時改善，自然就不會做出訕謗上位者的事情。誠如《中庸》所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相處之道貴在誠心，必須要互助合作相輔相成，絕對不可自以為是，與人不和，欺上瞞下，自以為聰明，把別人玩弄在手中，這只能自造命運的牢籠。有智慧的人當知道修道修養身心，與人和諧，成人

之美。濟公活佛在此以一篇《立身行道》來教導我們，修道之鑰：

夫立身行道，常能

功成而不居功，感恩而不苛求；

讚美而不中傷，檢討而不責備；

失敗而不喪志，勇敢而不草率；

自信而不任性，正直而不奉承。

留一分寬厚以待人，留一分嚴謹以修己；

留一分仁心以愛人，留一分寬容以恕己。

行合中庸發而中節，自能隨遇而安；

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也。

44 惡勇而無禮

【原文】 惡勇而無禮者。

孔子又論討厭恃勇　無理取鬧自稱英雄
有勇無禮社會必亂　必然導致國家困窮

孔夫子再說：君子討厭的是，那些有勇氣卻沒有禮貌的人。

禮制是安定社會非常重要的項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從禮儀的表達可以呈現出來，是以禮是世人感情的滑潤劑，當禮崩的時候，社會必然產生亂象，是以古來儒家一直提倡以禮樂治國，才能營造一個安和樂利的家園。禮乃五常德之一，根源於仁，沒有人心的基礎，則人倫道德必定敗壞，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見真正的仁者，必須要有智與

勇，才能搭配而製造祥和的社會。老子也在《道德經》闡明禮的重要性，他在第三十八章說：「當世人失去道的時候，才會以德來教化；當德沒有了，然後以仁來教化；當仁沒有了，才以義來教化；當義沒有了，然後只能以禮來教化了。當世間最後以禮來教化世人，此時世人的忠信觀念已經非常薄弱，當禮教教化不了人心時，人間的災禍亂象從此就開始了。」可見禮乃維護社會安定的最後一道防線，因而人人都有責任保護它，對於破壞禮制自以為勇敢的人，可說是社會的亂源，因而孔夫子在此對子貢說：「惡勇而無禮者。」

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只注重恭敬的態度，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勞擾不安；只注重處世的慎重，卻不合乎禮數，就顯得畏懼不安；只注重勇氣，卻不合乎禮數，就會作亂犯上；只注重心直口快，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尖酸刻薄。在上位的人能夠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的親戚，百姓自然會有仁德；對於過去的親戚朋友不遺棄，百姓自然不會冷漠無情。」由此可見，禮在我們平時生活中的重要。與人

相處要謙恭有禮，這種禮數的表現必須要真誠，而且要適宜，才能夠產生良好的效果，否則過度的禮數會讓人不自在，輕蔑的禮數會讓人不舒服。尤其勇敢卻不合乎禮數，讓人有被強迫的感覺，讓人起反感處處起防心。何況有勇氣者，不依禮法行事，必然肆無忌憚，胡作非為，為了完成自己的意願，滿足自己的慾望，根本不在乎別人，社會豈有不亂的道理。

善用勇敢可以利人利己，錯用勇敢必然害人害己，是以使用勇敢必須要有智慧，必須依據仁心，如此才能得到完美的結果，否則演變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就難以補救了，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逞血氣之勇，肆無忌憚的人，容易招來殺身之禍；雖有勇氣，卻能謹慎行事，不敢隨便造次，自可保全生命。」然而天道好還，自古皆然，天網恢恢，至今不變。只憑一時意氣用事所呈現的勇敢，由於缺乏成熟的考慮，必然導致禍事連連，最後只能空留遺憾了。

有智慧的勇敢，總給自己帶來好運，給家庭帶來福氣，給社會帶來安定。因而求教明師，開啟智慧的光明之燈，當是成功的要務。濟公活佛的《點燈》一文，可以幫我們打開智慧：

實踐真理就是點光明燈，行善積德就是點平安燈；
歡喜布施就是點旺財燈，救急救難就是點消災燈；
平心靜氣就是點吉祥燈，符合天意就是點如意燈；
孝順父母就是點幸福燈，夫妻互敬就是點美滿燈；
無瞋隨喜就是點健康燈，持齋護生就是點長壽燈；
精進守戒就是點智慧燈，寬厚待人就是點善緣燈。
一切真善美來自這顆心，一切罪過錯也是這顆心；
輪迴與受苦不離這顆心，成仙和做佛還是這顆心。

45 惡果敢而窒

【原文】惡果敢而窒者。

夫子又說討厭果敢　不通情理令人感嘆
自己以為能力很強　不知如此使人難安

孔夫子又說：君子討厭的是，那些果斷勇敢卻不通人情的人。

果敢本來是待人處事，一種美好的行為，有了果斷，做事情才不會拖拖拉拉，影響成事的效率；有了勇敢，才能夠突破障礙，以免受到糾纏困擾。但果敢並非憑一時的勇氣，自以為是的判斷，就可以隨隨便便成就事情的，必須要善於謀劃，懂得請教有經驗的人，事先做一番周全的考慮，通盤做個演練，遇有缺失，要及時改善，如此才是成功之道。

依據《論語・述而篇》記載：當孔夫子對顏淵說：「如果受任用，就能夠依據正道行事；如果不被任用，也能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得到。」在一旁的子路聽到，心中難免有不被重視的感覺，於是向老師說：「如果老師要率領三軍，要與誰共事呢？」孔夫子當然知道子路的好勇而無謀，只是為了要搶回面子而已，於是向子路說：「那些只知道靠空手與老虎搏鬥，靠徒步要渡過大河，卻死也不知道後悔的人，我是不願意與他共事的。我想要共事的人，是在處理事情時，要能夠戒慎恐懼，善於謀劃而能夠成就的人。」由此可見，孔夫子是不喜歡意氣用事的人，因為那是窒礙難行的，所以在此說「惡果敢而窒者」。

綜觀大道的變化，在從太極分成陰陽兩儀之後，因其相生相剋的作用，展現無窮的功能，因而有諸多的現象產生，並且懂得善於運用，才能得到良好的成果，是以學道者對於其中的變化，要能融會貫通。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告訴我們其中的奧秘：「要知道以

委曲來求全，以矯正枉曲而使正直；用填補低窪而使圓滿，除去舊弊而使更新；懂得積少必可成多的道理，然而要注意貪多反而會造成迷惑。所以聖人抱持專一的精神，以應合天下諸事。不固執己見，才會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才能夠更為彰顯；不自誇己功，才可以獲得真正的大功；不自我驕矜，可以使得品德更為成長。正因為不與人爭鬥，天下自然和諧而不會互爭。古人所謂委曲求全的名言，難道是假的嗎？只要能夠誠實做到，必然好處都能全得。」

人間萬般皆有因果，因而對於自己的言行舉止應該要很謹慎，不要因一時逞勇而犯下錯誤，以免惡報臨頭後悔不及。然而觀察今日的世人，許多不信因果，恃勇逞強而造業，最後必然自作自受。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因而果篇》說：「身為人類最可貴的是自己要明理，明理的人自然懂得自我莊重。然而世上卻有愛好奉獻殷勤邀約寵幸的人，喜歡鑽營投機的人，愛好巧取豪奪的人，經常患得患失的人，喜歡假公濟私的人，喜好貪贓枉法的人，經常大逆不道的

人，喜歡欺上瞞下的人，樂於明搶暗偷的人，喜歡落井下石的人，愛好爭權奪利的人，經常製造販賣假貨的人，樂於欺行霸市的人，經常橫行霸道的人，喜歡心懷鬼胎的人，樂於玩世不恭的人…等等。然而這些人的下場，在得寵時種下受辱的因，在取巧時就在敗壞品德，在強取豪奪時招來禍害。如此因小而失大，假公濟私卻傷德，貪贓枉法而成為致命傷，大逆不道卻斷掉回天的根本，欺瞞盜世卻遭天譴，強盜竊物導致窮困。乘人之危必然遭受災害，喜好爭奪必然折損財祿，經常作假必然招來疾病，經常惡意霸佔他人必然遭到殺身之禍，經常使用鬼祟方法欺詐他人，必然敗壞命運，吃喝玩樂以致貧窮。天道浩瀚無處不在，人道不遵導致命運泥濘。明此道理的人自然清醒，蒙昧道理的人自然昏昏沉沉，行善造惡兩個不同的果報，所造成的命運都是自己決定的。」

46 惡徼以為知

【原文】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

孔子反問學生子貢　也有厭惡是否相同
子貢回答惡徼為知　以為自己於事真懂

孔夫子接著問子貢說：「端木賜（子貢）啊！你也有討厭的人嗎？」子貢回答說：我討厭那些急著表現才能，卻自以為聰明的人。

喜歡與討厭，是人之常情，當志同道合有所共識時，必然心生喜歡；當心志違背看法不同時，就會心生討厭。君子本應該具有廣闊的心胸，包容的氣度，這是君子的素養，可以包容而不計較，但也不至於是非不分，連愛惡都不知道。是以在上面子貢問孔夫子說：「君子也有討厭的人嗎？」孔夫子說：「有討厭的人。討厭傳播壞話的人，

討厭下位者毀謗上位者，討厭有勇氣卻沒有禮貌的人，討厭果敢卻不通情理的人。」因為這些人敗壞品德，製造社會混亂，所以孔夫子以厭惡來表達，也是在教育子貢及學生們，不要有這些行為。接著孔夫子藉此機會問子貢有厭惡的人嗎？藉此以了解子貢在他的教育下，其思想觀念是否正確，是以說：「賜也，亦有惡乎？」子貢也毫不保留地回答說：「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本題先討論「惡徼以為知者」。

所謂的「徼」，讀交，是急著要炫耀其才能，其目的不外乎要讓人家知道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然而求證於事實，一個真的有實力的人，通常厚實而不輕浮，急躁輕浮是沒有智慧的表現。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六章說：「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不依真理大道隨便說話的人，是沒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知道真理大道的內涵，所以不隨便說話。君子如果真要表達意見，其言行舉止通常是很謹慎的，不至於為了急於一時的表現，去發表不成熟而且漏洞百出的言詞，給自

己帶來無窮的後患。是以子貢說「惡徼以為知者」，向老師說明他的看法，一般而言，既然討厭就不會做出如此的行為。

待人處世的態度，會給人帶來不同程度的印象，在言行舉止之間，如果習慣於爭先恐後去搶先機，以表示自己的能力很強，但事後卻經常出現許多的缺失，讓人對他不敢信任與苟同，最終的結果是在陷害自己。如果不能及時發現而改善，恐怕本來信任我們的親友，就會越來越遠離，終究要自嚐失敗的果實，到那時滋味可不好受。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當子夏當上莒父宰的時候，前來向孔夫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告訴他：「做事不可要求速成，不可只顧小利。想要快速，就不容易達成目標；只顧小利，那大事就不能成就。」做任何事情，必須穩紮穩打，才是成功的保證，為了求得早日成名，卻給自己帶來無限的後遺症，讓自己煩惱憂愁，才後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但為時已晚，何苦與自己過意不去呢？

慢工可以出細活，成功之道，在於打好基礎，步步為營。修道也

是如此，是以濟公活佛以《篤志力行》來提醒我們：

人生難得，戴圓履方，安身立命，首重立志。
立志做天下第一等事，立志為人間標準修士。
學者辨志，先本後末，由內而外，明體達用。
萬物之靈，皆擔荷救世使命而來；
聖業凡業，當有遠大目標，崇高理想。
先謀後事則昌，初發心恆誠不二；
立德立功立言，全力以赴。
明己之短，從人之長，格物致知，內德涵養；
淡泊明志，腳踏實地，誠意正心，外德無虧。

47 惡不孫為勇

【原文】惡不孫以為勇者。

子貢又說惡不謙卑　強詞奪理與事相背
卻自以為非常勇敢　如此之人其德不美

子貢接著說：我討厭的是，那些不謙卑卻自以為勇敢的人。

《書經．大禹謨》說：「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此話告訴我們，唯有修德才能感動上天，其功能是無止境的，自滿會招來損失，謙虛才能受益，這是大自然的規律。「謙受益，滿招損」是一句中華傳統文化非常具有哲理的話，老子則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說：「不固執己見，才能夠更為明智；不自以為是，功能才能夠更彰顯；不自誇己功，才可以獲得更大的功；不

自己表現驕傲，品德才能夠更為成長。」自恃其能與人相爭，待人不謙卑，處處逼人以戰勝別人，自認為自己是勇敢，其實這正是顯出自己的無能所展現出來的反差行為。真正有智慧的勇敢是謙卑的，無論在任何時地任何狀況，能夠保持謙虛，才是勇於對自己負責，愛護別人的表現。然而不明白此一道理的人，總認為表現出傲慢無禮強權壓人，才是以為自己有能力很勇敢，不知道這正是在給自己挖陷阱，有智慧者是不會去做，而且厭惡與這種人為伍，所以子貢在此說「惡不孫以為勇者」。

勇敢必須有效運用在生活中，才能夠發揮正面的效益。真正的有利，是要大家都能獲得，心中不生任何的怨恨，讓生活能過得和諧。是以勇敢必須要能夠維護正義，才能算是真正的勇者。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義者，宜也，適宜也，應該也，合乎天理正道也，就是對於合乎人情義理應該去做的事情，能夠不計利害得失而去做，才是合乎道義的行為，才是真正勇敢的做

法。相反的，遇到該做的事情，卻還有許多的顧慮導致不敢去做，就是見義不為，當然就是沒有勇氣了。

做一位有智慧的勇者，必須深明大義，知道該有所作為，就要義無反顧去完成，這才是真正的勇者，不明事理單憑意氣用事的勇敢，不但不是勇者，而是真正的懦夫，因為他沒有能力去維護正道。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退為進篇》教導我們：「能夠在彎曲中學習到直爽之道，在缺陷中學習到圓滿之道，在委屈中學習到圓全之道，在虧損中學習到盈滿之道，在柔弱中學習到堅強之道，在黑暗中學習到光明之道，在舊弊中學習到革新之道，在失去中學習到獲得之道。過於盈滿必然溢出，事情繁多容易迷惑，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用以處理事情，就可稱為神妙善用。所以處於困境當要誠守靜默，知道遇到困難必須等待時機，要知道以雄為用而以雌為守，要知道危險而守安之道，要知道守白於顯而守黑於隱，要知道凶險的危害而守善的利益，知道奸詐的險惡而守仁德的好處，要知道剛動的功能而守柔

順的靜默。能夠在委屈中求得圓全，知道以退為進的要義，想要取得必先給予，想要擒住必先放縱。平時要靜心觀察時勢的變化，等待時機成熟再出發。」

盲目行事只會白費功夫，必須實事求是，來到人間就是要學習做人做事，使能達於理事圓融，事事順利，遇到事情不可莽動，平心靜氣自生智慧，借著人間假境來鍛鍊處世的能力，讓我們能圓滿人道，天道自然有成就，濟公活佛以《借假修真》之文來教導我們：

當要有弘法利生的精神，立德忘功。
如此大智若愚，方顯出高風亮節，
方能成為道中的長青樹。
切切記住，六神耳目如桎梏，莫要自己拘綁；
莫可寵壞了六賊，放蕩了形骸，想收回可不容易。
故借假修真，乃要磨煉你們的心志。

48 惡訐以為直

【原文】惡訐以為直者。

> 子貢再說惡揭人隱　善用技巧使人相信
> 為了表現自己正直　但願大家言行嚴謹

子貢又說：我討厭那些揭發他人隱私，卻自以為正直的人。

對於名相的認知，如果沒有深入去探討，深層去理解，恐怕表裡不一的情況，常會在日常生活中困擾著我們，讓我們難明真相，不知真假。有如圓融與鄉愿要如何區別？隱惡揚善與助紂為虐又如何分辨？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用心，真的很難分辨出實虛，在社會上總是很多人，被這種虛情假意的甜言蜜語所蒙騙，有時讓直心想勸諫的人，卻被誤解為給人難堪，因而世人喜歡被欺騙，不喜歡被勸諫的人，大有人在。猶

如不懂貨的人，容易把銅看成金，把鑽石看成玻璃珠。這種蠱惑人的伎倆，讓人是非難分，對錯難決，真假難辨，讓人受騙上當，讓社會混亂不已，因此子貢在此說「惡訐以為直者」。

所謂的「訐」，讀節，是故意揭發人家的隱私，使他在眾人之前出洋相，讓他難堪，以達到他整人的目的。但表面上的說詞與表現，口口聲聲都是為人好才這樣做的，使人相信他是一個正直值得信任的人，佔了便宜又賣乖，如此心術不正，真讓人嘆為觀止，令人跌破眼鏡。如此製造惡劣的因果，終究自作還是要自受。解鈴還須繫鈴人，誰造了這些因果，誰就要去面對。

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由此來說，葉公所說的「直」，與孔夫子所說的「直」，其字表面都一樣，但其所闡述的內涵卻不同。葉公所說的直，以法的立場來說，大義滅親，卻失去天倫；孔夫子所說的直，以德的立

場來說，父子互隱，充滿了父子人倫之愛。風俗不同，展現不同的風俗，當然政治的效果也會不同。誠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用政令來引導人民，用刑罰來整飭人民，只能讓人民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人民有羞恥心。以道德來約束人民，以禮教來化導人民，人民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夠從心革除做壞事的念頭。」

人間的一切都是中性的，但因世人的分別心，產生妄想執著的作用，於是出現許多對立的現象，紛爭也從此開始，愛恨情仇變成了生生世世因果輪迴的主要原因，如果無法從中去探討以明因果的真相，再依據諸聖仙佛以及有德前輩的教誨，在明理之後付之實踐，等到淨化心性之後，才有機會脫離輪迴的苦海。正如九天玄女元君在《至理通明真經‧弱而強篇》所說：「能夠正確應合天理就會清明，能夠順利應合地理就會莊重，神靈能夠通達天理就會靈明，世人能夠明白天理就可成就聖賢。貧賤是富貴的根本，百姓是君王的根本。高上以低下為基礎，榮耀是從卑賤開始。天道有五種福報，必然給與有德的人；天道有災禍，

必然降給傷害品德的人。因此聖明的人，首要尊敬上天，其次必須尊重人民，再來必須守好根本。所以想要陽剛，必守陰柔；想要強盛，必保柔弱。也就是積柔才能成剛，積弱才能成強。柔弱是生存的機關，剛強是死亡的肇始。是以事物強硬就容易折損，皮革太硬就容易破裂，牙齒堅硬就容易破碎，方法過於苛刻就容易失敗。這個道理非常微妙，善用者可獲得勝利，愚癡者經常放棄會導致廢棄。」

道法自然，莫要悖逆。濟公活佛以《自然就是道》提醒我們：

用到恰到好處，就是玄就是妙。

把握此時此刻，你當下在做什麼，

把握那一刻，也是道。

真知要真行，真正去力行，那才是道。

修道辦道，要當仁不讓、當機立斷，

因為當下就是道。

49 近之則不孫

【原文】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人小人最為難養　太過親近恐遭其殃
過於遠離滿懷怨恨　若不謹慎難得吉祥

孔夫子說：「唯獨女人和小人最難對待，太親近了就不謙卑，太疏遠了就有怨言。」

《論語》一共有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總字數不含篇名，約有15900字，其中有關「女」的記述共十八處，其中有十六處的意思，都解為「你」，讀音汝。舉三例敘述於下：《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

如？」子曰：「女器也。」《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有一處是指能歌善舞的女人，即《微子篇》所載：「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對於本章所說的「女人」，歷來學者有不同的解讀：有解為一般的女性，因古代的封建社會，女人主內只負責管理家事，不能拋頭露面與人來往，因為長期未能見市面，缺乏溝通與遠見，難免觀念保守，在互動溝通上會有所隔閡，所以說難養。有解為「汝」，指子貢，雖然他是一個擅長外交，經營商場的人物，這種人的智商高於一般人，與一般人差距較大，使人有難以互動溝通的感覺，所以說難養。有解為「陰性」，有陰暗、陰險的意思。令人難以看清楚，準確摸到其底細，有人說女人心海底針，所以說難養。

在《論語》談到「小人」有二十處，除了《顏淵篇》所載：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中的「小人」，指平民百姓；《子路篇》

所載：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中的「小人」，指不識大體的小人物外，其他十八處的「小人」，大都解為心地狹隘品德低賤者。孔夫子在文中所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是指女子與小人的個性難以捉摸，在遇到外界的變化時，心中變化起伏很大，太親近也不行，太疏離也不行，所以難以對待。

所謂「難養」是說難對待、難侍候，動輒得罪，難以溝通，互相之間總是感覺有隔閡而不能接近，誠如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所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很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然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求完備。」可見要與這種小人相處，不必依據道理，只要投其所好，取得其歡心就可以了。

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君子做事情重效果有原則，小人卻不然，只要能得到眼前的利益，卻不管後面有任何的變化，等到禍害出現了，才驚慌失措，為時已晚。要想回歸靈性的本位，就必須徹底明白佛法，佛陀在《金剛經‧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對須菩提說：「這部《金剛經》具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沒有邊際的功德。這一部經典，我是特別為修大乘及最上乘佛法者宣說。如果有人能夠信受奉持誠心讀誦，還能廣為大眾宣說，我知道也能看到這種人得以成就不可計量、不可稱數、沒有邊際、不可思議的功德，這種人就可以為如來承擔弘揚無上正等正覺佛法的聖業。為什麼呢？須菩提！如果喜歡小乘法的人，執著於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那麼對於此部經典，是無法信受奉持誠心讀誦，以及為他人解說。」心地狹隘，眼光淺短，無法了解佛法大道的真諦，不但無法依道行事，恐怕還會誤導他人。

50 四十而見惡

【原文】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孔夫子說年四十歲 一生命運不能順遂
所言所行令人討厭 如此人生於己有愧

孔夫子說：「人生到了四十歲，其言行如果還被人討厭，那他一生就完蛋了。」

宋代郭茂倩所編纂的《樂府詩集》記載：「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人生到了四十歲，可說體智最為成熟的時期，是人生奮鬥最為輝煌的階段，如果時間一過，想要挽回，那是難上加難，簡直是不可能。孔夫子曾在《論語・子罕篇》說：「後生的子弟是值得令人敬畏的，怎能知道未來的子弟會不如

我呢？但到了四十歲、五十歲，在德業上還是沒沒無聞，那就不足以讓人敬畏了。」可見一位有德君子，當要時時嚴格檢肅自己，要求自己，勉勵自己，增長自己，廣博自己，以免浪費青春，更不要耽誤當人的這一輩子，以免時至而後悔不已，終身遺憾感嘆又有何用？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於世最怕沒有守好道德規範，一生迷迷糊糊的混日子，到了捨報那一天才後悔白來人間一趟，忘了善用此生要清除累世的罪業，以恢復光明的本性。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自述他一生的經歷：「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果不懂得此生來人間的目的，怎能如此的精進，如果不知道善用此身以修行，怎能做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的瀟灑自如，如此的人生才是沒有白過。

人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了業了愿，清淨心性以回歸本位，其價

值難以數計，其德量超過「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布施」。如果知道這個道理，我們這一輩子來到人間，不應該對外去追求名利情，應該是要對內淨化身心靈，以回歸本位。古來大德無不以修道修心為主要，修心旨在去除本性上沾染的習性，這習性往往在受到外境刺激的時候，會很明顯的表現出來，比如在受寵或受辱的時候，難以控制情緒而偏離正道，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三章說：「端看世人，在得寵時容易驕傲，在受辱時容易瞋恨，這是人身最大的憂患。所謂的『寵辱若驚』，在受寵愛的時候，常有被捧上天堂的感覺；在受辱的時候，常有被逼到地獄的感覺。當一個人受到寵愛或侮辱的時候，經常會有驚嚇的情緒反應。所謂的『貴大患若身』，由於世人有了色身，所以才會產生憂患，如果色身已不存在，怎麼會有憂患呢？是以平時要多在定力，以及善養身心方面下功夫。經常能重視及愛護此身心，擴及到關心眾人身心的人，才是真懂得運作大道真理的人，才可以將拯救天下的重任寄託給他，如此才能完成度化眾生的責任。」

人生有限而學習無限，活到老要學到老，學習除了充實學識以外，最重要是要內化心中的心物，將累積在心性中的雜質去除淨盡，讓自己回歸大道自然的本性，才是終身學習的重中之重。如果修行還在外向的攀比，顯然很難脫離輪迴，真正明理實修的修道士，當知此生來到人間的意義，莫再猶豫，莫再遲疑，莫再徘徊，惟有直心才能成聖佛神仙。前輩留有《修道十心》，可幫助我們找回本性良心：

存天心－敞開心胸　慈悲心－救渡眾生

積極心－立志效聖　活潑心－處事圓融

感恩心－抱道奉行　希望心－迎向光明

寬廣心－尊賢容眾　精進心－寢饋其中

真誠心－有禮謙恭　謙和心－涵養德性